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後 漢 書 集 解

(二 十)

王 先 謙 集 解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後漢書集解

(二十)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後漢書六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漢書作佑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恢或作恢音徒濫反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

呂寫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恢欲殺青簡寫尙書章句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

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龍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爲審矣〔集解〕官本考證曰注裴氏廣川記譌本同川當作州沈欽韓曰

水經注甲騎作騎田都龍作都龍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希望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

載之兼補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呂意苴興謗王陽呂衣囊微名微要也音江堯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

陽能作黃金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札也〔集解〕周壽昌曰祐字季英故其父以季札喻之及

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

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爲郡吏也〔集解〕惠棟曰袁紀作長羅澤水經注云閩稱言長垣縣有羅亭故長羅縣也後

漢并長垣有長羅澤李英牧猪處先

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

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

陳留耆舊傳曰太守冷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集解〕惠棟曰袁紀云祐年四十餘乃爲郡吏舉孝廉

將行郡中爲祖道祐

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

祖道之禮封土爲轍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行祭爲道路祈也周禮大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祀轍注云祀轍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柏爲

神主祭之以車轍轍而去喻無險難〔集解〕劉攽曰注以芻棘柏案禮記云苦芻棘柏此少一苦字也先謙曰官本兩祀轍作犯轍考證云爲祖道注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轍犯字監本誤祀從周禮大馭文改正

功曹曰祐倨請黜之

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

謝承書曰眞字夏甫

時公沙穆來

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曰光祿四行遷膠東侯

相

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集解〕周壽昌曰御覽四百六十五陳留耆舊傳云吳祐爲宏農令勸善懲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童謠曰君不我愛人何以休不行略畧焉知人處廣博物志引此同惟略畧作畧畧據此祐以孝廉爲宏農令當在

爲膠東相之前

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

成儒宗知名東夏

東夏東方也尚書曰尹茲東夏也

官至酒泉太守

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爲仲尼之君國小

人少以宏爲顯同豈聞仲尼有撻顯同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

祐政唯仁簡曰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

〔集解〕惠棟曰東觀

記斷作科釋名云科課也課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也

曰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

〔集解〕惠棟曰袁紀云民有詞訟先命三老孝弟喻解之不解祐身至閭里自相之

自是之後爭

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

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爲父市單衣

市衣曰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

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曰親故受污穢之名

所謂觀過斯知人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人作仁考證云仁毛本作人何焯云他本同作人錢大昕云古書仁人二字多通用然以人義爲長

使歸謝其父還曰衣遺之

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

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

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今若背親逞怒

若汝也

白

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曰械自繫

在手曰械

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

〔集解〕沈欽韓

曰縣令爲明府始見於此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令爲明府失考王補曰明府亦稱明廷見張儉傳侯相稱明府見史弼傳太守稱明府見劉寵及杜密等傳 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

有子也卽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

何曰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曰報吳君因

投纆而死謂以繩爲纆投之而 祐在膠東九年陳留書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書之間上 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

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

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

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曰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

馮鯛陽侯相鯛陽縣屬汝南郡音紂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馮爲州郡吏休假 皆有名於世陳留書舊傳曰鳳

延篤字叔堅南陽犍人也犍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集解 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

汪文臺曰御覽四百五十二引謝承書云字叔固

先賢行狀曰典

字季度。爲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夫槩王奔楚。封唐谿。因以爲氏。典爲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集解〕惠棟曰。蔡邕傳注。引先賢行狀云。典字季度。堂漢典嵩高石闕銘云。字伯并。趙明誠云。當以碑爲主。棟案古人名字前後改易者多。季度一字伯并。猶虞詡一字定安也。經典序錄云。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子伯升。因而注之。

旬日能諷之。

〔集解〕先謙曰。官本諷下多誦字。

典深敬焉。

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漢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蠶盡。

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

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爲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吠畝之間。

前書龔遂。山陽南平陽人。

爲勃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鄆縣。〔集解〕錢大昕曰。此山陽之南平陽。非河東之平陽。先謙曰。今仍爲鄆縣治。

召師喪。弃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召博士徵。拜議

郎。與朱穆邊詔共著作東觀。

〔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大軍營司馬崔實。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

稍遷侍中。帝數問

政事。篤詭辭密對。

穀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寧注云。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

動依典義。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篤爲侍中。自在機密。常見進納。上數問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諫。帷幄之

言不宣外也。

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

〔集解〕

汪文臺曰。文選辨亡論注。謝承書云。篤遷京兆尹。正身率下。憂官如家。卹民如子。又書鈔七十六。謝書云。篤勸民農桑。遂增戶口。穀食豐饒。鄰郡老少歸之。

先是。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

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

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爲京兆尹也〔集解〕惠棟曰前書贊云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後有邊延二君

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齋書詣京兆并貨牛黃

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

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華佗弟子吳普本草六卷

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

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

〔集解〕惠棟曰案漢中常侍吉成侯州輔碑有延篤題名又篤撰孫程等傳皆敘其所承本世曲爲文飾是篤乃閹尹支黨故得不罹梁氏之

禍不然冀之橫暴睚眦觸死豈有顯刑梁使而得自全者乎史家所記蓋非其實

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曰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

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辯爭也

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

代更也

可謂篤論矣

篤厚也

夫人二致

同源總率百行

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云孝爲百行之本

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

大較較猶略也

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

功多推此百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

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

枝葉扶疏。榮華紛緝。說文曰。緝。繁縷飾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四體。謂手足也。枝葉

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太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

也。天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載有若之辭也。〔集解〕錢大昕曰。葛本仁作人。今本論語。

人作仁。案初學記。友悌部。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為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為人也。孝弟。後言其為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人為長也。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

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曰。枝葉扶疏為大。孝。曰。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

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後仁。則曾參不得不賢於顏子。蓋曰。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曰。為稱。虞

舜。顏回是也。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史記。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

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目。不能總兼其美也。〔集解〕惠棟曰。寇榮云。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趙曄稱公劉仁慈。行不踐生草。運車以避葦葦。蓋轉詩有是說也。夫曾。閔。曰。孝悌為至德。曾參。

闕損也。管仲曰九合爲仁功。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未
有論德不先回參考也。九合者謂再會于鄆兩會于幽又會榿首止戴寧毋洮葵丘也

功不大夷吾曰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舊太守李文德。〔集解〕惠棟曰州輔碑陰有處士李〔缺〕文德亦南陽擘人與叔堅同時則文德乃字也碑闕其名而

傳稱文德爲越嶺太守豈又一人耶。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

篤聞乃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

雖篤所未敢當吾嘗味爽櫛梳坐於客堂。孔安國注尙書曰味爽也爽明也〔集解〕沈欽韓曰客一本作容是也爾雅容謂之防郭注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射者所以自防釋名壻容也所以蔽隱形

容也。櫛容也。施之車蓋童童然以隱蔽形容也。是則隱蔽自障者皆謂之容。古者宮室自半已前虛之謂之堂。土昏禮棟北一椽下有室戶中脊爲棟棟南一架爲前楹凡五架。半已後實之謂之室。堂前有屏蔽之設故曰容堂也。王補曰客堂下有食赤烏之麩麥

飲化翁之玄禮折張養大宛之蒜。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

賦曰今諒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辭高堂邃宇鐵盤層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集解〕惠棟曰說文云逍遙猶翺翔也徐鉉案詩傳只用消搖此二

字字林所加。百家衆氏投閒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投射閒隙而翫百氏也洋洋乎其盈耳也。洋洋美也論語曰渙爛兮其溢目也。渙

文章 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爲輿。員天爲蓋也。不知世之有人。己

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

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

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集解〕沈欽韓曰。案說文作筑。以竹曲五絃之樂也。索隱筑似琴。有弦。用竹擊之。取以爲名。

高鳳讀書。不知暴雨。事具逸人傳也。

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

束修已來。

束修。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

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

易擊辭之文也。

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報。

色愧曰報。音女板反。

如此而不曰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

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

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謂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也。
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調謂閉塞。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屈原

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焉。〔集解〕周壽昌曰。案篤爲南陽人。楚漢之際。南陽屬楚。故有屈原廟也。

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曰爲折中。

〔集解〕

惠棟曰。今左傳正義。引延叔堅說。當是服虔所采。沈欽韓曰。隋志。戰國策論一卷。延篤撰。然不載其左傳解。蓋隋志佚之。

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

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

凡二十篇云。

〔集解〕沈欽韓曰。新唐書藝文志。延篤集二卷。周壽昌曰。史記索隱序云。太史公之書。古今爲著注解者絕省。音義亦稀。後漢乃有延篤音義一書。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召佞辯。至尙書郡守。

續漢書曰。敞爲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

弼少篤學。聚

徒數百仕州郡。

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爲郡功曹。承前太守宋詵穢濁之後。悉條諸生聚斂。斂吏百餘人。皆白太守。埽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集解〕官本考證曰。注悉條諸生。諸本同。生字疑衍。

辟公府。遷北軍

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

戚。愛雖隆。必示之君威。體雖貴。必禁之君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

甘昭公王

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諡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

孝景皇帝驕梁孝王。

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景帝常與

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爰盜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盜也。

而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盜之變。竊聞勃海王悝。憑

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

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刺音正。妙反。

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

有虛言。無實行也。

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

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

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降於友于。不忍遏絕。

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集解〕惠棟曰。蔡邕石經

論語云。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包咸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今流俗本作孝乎。梅氏撰僞尚書。以惟孝屬下讀。改孝于爲孝乎。遂失本真也。錢大昕曰。案袁紹傳亦云。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六朝人好用此語。

三國志陳思王植傳。今之否隔。友于同憂。吳三嗣主傳。友于之義薄矣。許靖傳注。處室則友于不穆。晉書長沙王父傳。友于十人。同產皇室。東萊王蕤傳。曾無友于之情。王惲傳。虧友于款篤之義。傅咸傳。無友于之情。孝友傳。論篤友于。而宣範宋書廬江王祥傳。克敬友

于。桂陽王休範傳。先帝穆於友于。范泰傳。孝慈天至。友于過隆。南齊書豫章王巖傳。友于之愛。垂友于之性。朕友于之深。王思遠傳。友于甚至。梁書陳伯之傳。朱劭涉血於友于。南史齊文惠太子傳。太子見上。友于既至。梁臨川王宏傳。武帝於友于甚厚。袁象傳。辨繼之

日。友于讓生。北史李順傳。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李謐傳。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薛聰傳。友于篤穆。房彥謙傳。上劃聖主。友于之意。要皆濫觴于後漢也。恐遂滋蔓。爲害彌大。滋長蔓延也。左傳曰。無

解。惠棟曰。用左傳祭仲語。先謙曰。官本無左下十一字。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

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集解〕王補曰。史弼封事。處人

骨肉。義盡仁至。帝以至親不忍。而惺終以逆謀坐貶。弼意蓋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

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冒死。帝旨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惺竟坐逆謀。

貶爲瓌陶王，弼遷尙書，出爲平原相。

〔集解〕汪文臺曰：蔡邕傳注：謝承書云：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五自上，轉拜平原相。

時詔書下舉鉤黨。

鉤，謂相連也。

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

切，急也。卻，退也。

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

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戀反。坐，傳舍。召弼而責。〔集解〕通鑑胡注：髡笞掾史，句絕。言詔書督迫州郡，至於髡笞掾史，青州從事則坐平原傳舍而責弼也。

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

六郡，其五有黨。

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

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卽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

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

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

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

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

水土異齊，風俗不同。

前書曰：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

它郡自有平原

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

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

〔集解〕通鑑胡注：郡僚職謂諸曹掾史也。

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日俸贖罪得免。

俸音扶，用反。

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

〔集解〕

沈欽韓曰：謂大郡太守視事未及，暮皆得舉孝廉。小郡亦得歲舉也。陳蕃傳：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桓帝時，如此詔書，非一度也。

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敕斷絕書屬。

屬音之，欲反。 中

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并求假鹽稅。

〔集解〕沈欽韓曰：案河東有兩鹽池，則後漢仍權其稅。

積日不得通。

〔集解〕惠棟曰：袁紀門長不爲通。

生乃

說曰：它事竭弼，而因達覽書。

〔集解〕劉攽曰：案文說字當作詭。謂詭譎也。先謙曰：官本竭作誤是。

弼大怒曰：

〔集解〕先謙曰：官本大上有乃字。

太守忝荷重任，當

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

獄。卽日考殺之。侯覽大怨。

〔集解〕先謙曰：官本怨作怒是。

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

廉裴瑜送到崑澠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目垂名竹帛，願不憂不

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詩衛風也。荼，苦菜也。

昔人刎頸，九死不恨。

刎，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

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

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

邸。

郡邸，若今之寺邸也。〔集解〕惠士奇曰：觀此，則東漢郡邸乃郡守自爲之，否則安得擅賣。陸機洛陽記云：百郡邸在洛陽中東城下步廣里中。案百官公卿表：大鴻臚屬有郡邸長丞。師古曰：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周壽昌曰：郡邸卽平原郡公置之邸，猶今同

郡會館也。若寺邸是官舍。魏劭與其同郡人安能賣乎。

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君無乃蚩乎。

〔集解〕周壽昌曰：案蚩即嗤。言行貨以免，無乃爲人所蚩乎。章紀：永平六年詔，示不爲詔子蚩也。酷吏傳論：故嚴君蚩黃霸之術。與此蚩義同。光武紀：幾爲虜嗤。樊宏傳：時人嗤之。皆與蚩同。廣雅釋詁：蚩，輕也。文選：西京賦注：蚩，侮也。詠懷詩：噉噉今自蚩。注與

嗤同。陶丘洪曰：青州先賢傳曰：洪字子林，平原人也。清達博辯，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集解〕惠棟曰：元和姓纂云：丹朱居陶邱爲氏。先謙曰：官本林作休。

昔文王歸里，閔散懷金。

牖里，殷獄名，或作爰，亦名爰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閔天學乎。呂尙尙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乃求有莘美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它奇怪物，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爰里在彰德府湯陰縣北九里，一名牖城。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弼竟歸田里。〔集解〕先謙曰：官本

弼作刑，考證云：刑，他本多作弼。上云論輸左校，刑竟，謂徒役期滿也。段熲傳亦有刑竟字，今仍監本。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

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爲彭城相。〔集解〕惠棟曰：袁紀云：爲政務抑豪強，雖有縱放然豪右斂手。小民有罪，率多恩貸。會病卒。裴瑜

位至尙書。先賢行狀曰：瑜字維璜，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爲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似夫儒者而懷

仍也。烝烝，猶

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曰矜物，義曰退身。君子哉。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前

王翁孺曰：聞活千人者，有封孫。吾所活者千人，後世其與乎？〔集解〕先謙曰：官本有封，下有子字是。史弼頡頏嚴吏。頡頏，猶上下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後不大。不大，謂子孫衰替也。

左傳：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集解〕沈欽韓曰：名勝志：盧植故宅在涿州東十五里，地名盧家深，土壤肥饒，子孫世居焉。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

俱事馬融。〔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與鄭元同門相友。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多列女娼歌

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曰：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

賦，能飲酒一石。〔集解〕沈欽韓曰：鄭、盧二大儒，俱能飲酒一石。然古量三而當今之一不足。李時珍本草：古之一升，即今之二合半，是四而當一也。唐六典：三斗為一大斗，則古三斗當唐一斗也。左定八年傳：疏：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

周隋斗稱於古，二而為一。日知錄：宋沈括筆談云：予受詔考鍾律，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之權量又大於唐也。元史言：至元二十年，復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輸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

七斗故也。是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曰：武素有名譽，

乃獻書曰規之曰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

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言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杜預注曰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

漆室有倚楹

之戚

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厭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

霧潤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見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爲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自經而死

集解劉放曰注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一以字憂深思遠

君子之情

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

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規誠如骨象之見切磋

書陳

謀及庶人

尙書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

詩詠詢于芻蕘

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注云芻蕘採薪者也

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

無目附曰瞽

今足下之於漢朝猶且夷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曰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

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

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也集解惠棟曰蒼頡篇攢聚也作官切

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

景風解見和紀

尋春秋

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曰德德均則決之卜筮

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集解惠棟曰盧植奏事下又云所以承

先祖也見初學記

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曰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曰爲己力乎

叨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集解惠棟曰

輿地圖也。牒，宗室名牒也。披圖則知諸王分國。案牒則知宗室遠近也。

宜辭大賞，曰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也。

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

寧，盜賊伺隙，恆岳勃碣。

勃，勃海也。碣，碣石山也。

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

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

自晉歸楚，立為君。比弟公子棄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集解〕錢大昕曰：公羊傳：靈王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章懷注不引公羊，而引左氏周走而呼云云，非植意也。惠棟曰：春秋經，昭二十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何休云：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

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

〔集解〕何焯曰：諸子官，司馬之屬，掌國子之俸。徵

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以樹為喻也。謂京師為幹。

四方為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

武並不能用。

〔集解〕惠士奇曰：其後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子幹，之言中矣。州

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

蠻寇賓服，曰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

詁，事也。言解其事意。〔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經籍志云：植注禮記十卷。

時始立太學石經。

曰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

回穴，猶紆曲也。

臣前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

批，粟不成，喻義之乖僻也。〔集解〕惠棟曰：批謬，疑紕繆之訛。禮記大傳云：五者一物，紕繆，鄭元云：紕繆，猶錯也。釋文云：繆音謬，本或作謬。

敢率愚淺，爲之解

話，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

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

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尙書

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

以爲名。前書謂文字爲小學也。〔集解〕惠棟曰：古文科斗，謂尙書、毛詩、周禮、左傳也。能通古文，則知古訓，故云近於爲實。漢世儒者不信古文，爲流俗所抑，僅備六書之一體，故云降在小學也。

中興日來，通儒達士，班固

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

興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邠敦悅禮樂而敦詩書也。

令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集解〕惠棟曰：指古文經說先謙曰：官本，今作今

其與

春秋，共相表裏

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集解〕惠棟曰：左氏傳春秋，毛詩小序，十五國風，皆有春秋時事。晉韓宣子聘於魯，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春秋本周禮以紀事也。故三經

傳記與春秋相表裏

宜置博士，爲立學官，呂助後來，呂廣聖意，會南夷反叛，呂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

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

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

言中書以別於外也

帝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尙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

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朧。王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朧者。月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向以爲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速也。

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注曰。避正寢。過日食時也。〔集解〕惠棟曰。日食必在朝。古

用平朔。於是日食在晦之說。詳見別傳。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問者日食。自己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掩曖。比年地震。彗孛互

見。臣聞漢呂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

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宥之也。三曰禦癘。防禦疫癘之氣。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

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

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同邪也。禦癘者。宋后家屬。並曰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

宜敕收拾。呂安遊魂。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

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呂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

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呂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

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

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

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

希求也。

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

弘大務。蠲略細微。

蠲除也。

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

〔集解〕惠棟曰。劉昭云。漢末有中郎將。不知何時置也。

持節。呂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

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堦。造作雲梯。垂當拔之。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征角失利。抵罪。案范于皇甫嵩論曰。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欸。稱時人說皇甫之

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領策而已。不有焉。植抵罪。後而皇甫奏捷。則植之行師方略。嵩實資之。續漢書以為失利抵罪。失其實矣。

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

植。曰。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呂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

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呂其年復為尙

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呂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

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

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

〔集解〕惠棟曰：魏明帝先賢傳作彭伯羣。 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集解〕劉放曰：案文少之字不成。天下震怖，卓乃止。但

免植官而已。植曰：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集解〕劉放曰：案文少之字不成。 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

遂隱于山谷。〔集解〕先謙曰：官本，山作上，考證云：上字毛本作山。沈欽韓云：續漢書云：隱居上谷軍都山。樂史引後漢書云：植隱居上谷軍都山，立靈肆教授，好學者自遠方面至。郡國志云：廣陽郡軍都故屬上谷。明統志：軍都山在幽州昌平縣。

西北二十里。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于土穴。〔集解〕沈欽韓曰：植墓在涿州東何村里，土人呼為

南臺。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丸，涉鮮卑。

討柳城，登白狼山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

容之間，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

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亟遣承掾，除其墳墓。亟，急也。存其子孫，并致薄醊。醊，祭酌也。音張芮反。

呂張厥

德子毓，知名。

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爲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也。〔集解〕惠棟曰：

續漢書云：植有四子，毓最少。先諫曰：官本中書郎，無書字。考證云：中郎，毛本作中書郎。

論曰：風霜曰別，草木之性。

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危亂而見貞良之節。

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鑑

蠶起懷。

〔集解〕沈欽韓曰：晉書劉毅傳：蠶叢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

雷霆駭耳。

〔集解〕沈欽韓曰：六韜軍勢篇：疾雷不及掩耳。

雖賁育、荊諸之倫。

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

衛人，荆、荆，軻也。諸專諸也。

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

允，人行貌也。音淫。言允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

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

戈刃，赴戕折。

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集解〕王鳴盛曰：靈帝崩，何進謀誅宦官，於是張讓等劫少帝走河津。盧植追帝從之。此植一生大節。傳中宜一見，而云詳何進傳，今竟無一語，而突見論中，非也。王補曰：史記論贊指

意辭事，必取之本傳之外。義法森然，未嘗稍亂。卽昌黎碑志銘詞，亦未有義具於本文者。或體製所宜，事至覆舉，則必補本文之闕缺。夾深鄭氏望溪方氏言之綦詳。鳴盛之說，其蔽甚焉。植之追帝河津，詳見何進傳。再舉於此，則爲複矣。固可互文以見義也。且追帝誠

爲大節，孰與固止董卓，抗議廢立，此詳彼略，正史法嫡傳。鳴盛乃云傳無一語，突見論中，所謂強語不知者邪。

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孔子曰：君

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注：造次，急遽也。顛沛，僣仆也。雖急遽僣仆，不違仁也。

趙歧

〔集解〕先謙曰：官本，歧作岐。古書通作，以岐爲是。

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

以其祖爲御史，故生於臺也。〔集解〕先謙曰：官

本考證云：祖字，監本誤作子。從毛本改。今案歧祖名亦無考。

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歧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

外戚豪家，歧嘗鄙之，不與融相見。

三輔決錄志曰：歧娶馬敦女宗姜爲妻，敦兄子融嘗至歧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歧亦厲節，不以妹聲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

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帶蔽其門也。歧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此也。〔集解〕惠棟曰：馬敦，嚴弟，官至虎賁中郎將。敝衣字當作敝，張揖三倉解詁云：敝，拂也。史記：敝席，索隱謂側而行，以衣蔽席爲敬，不能正坐，當賓主之禮也。沈欽韓曰：敦女，融之從父妹。傳云兄女，誤。先謙曰：官本注志作注，敝作襪，考證云：注三輔決錄注曰：注本或作志，誤。

仕州郡，百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

擊也，聲類曰：蓐，薦也。

自慮奄忽，乃爲遺令，敕兒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

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遯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也。

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

〔集解〕惠棟曰：嘉協韻歌比墓

銘也。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

〔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九百九十六，趙歧藍賦序云：予就醫偃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爲業，藍田彌望，黍稷不殖，慨其遺本，遂作賦一章。

永興二年。

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

納舉理劇爲皮氏長

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曰歧爲長抑彊討姦大興學校也

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

歧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召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爲京兆虎牙都尉

玆音玄郡人

召玆進不由德皆輕侮之歧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玆深毒恨

決錄注玆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蚩於張伯英英頗自

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集解〕惠棟曰羅暉字叔景見衛恆草書勢朱賜王僧虔伎錄作朱寬張懷瓘書斷曰太僕朱賜杜陵人時稱工書趙壹集稱朱使君

延熹元年玆爲京兆尹歧懼

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

〔集解〕惠棟曰戩字叔茂見王允傳

玆果收歧家屬宗親陷召重法盡殺之

決錄注曰歧長兄馨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

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爲玆所殺戩音翳〔集解〕沈欽韓曰魏志注魚豢魏略勇俠傳延熹中唐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爲郡功曹趙息所輕侮衡弟甚悲欲滅諸趙及爲京兆尹於是捕諸趙尺兒以上皆殺之時息從父歧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

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與此傳岐先棄官歸爲郡功曹者異

歧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

〔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魏略云

著絮巾布務賣餅

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歧

〔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乘犢車入市

察非常人

〔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三輔決錄注云嵩問歧曰自有餅耶曰販之嵩曰

買幾錢，實幾錢。歧曰：買二十寶亦三十。

停車呼與共載。歧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歧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

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歧素聞嵩名，即言實告之。遂言俱歸。

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

〔集解〕惠棟曰：劉向列女傳云：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

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歧複壁中數年。

〔集解〕沈欽韓

曰：歧孟子題辭云：余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遭屯離窳，詭性遁身。十有餘年，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瞻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後世謂孟子章句是複壁中作，以此題辭知之。 歧作卮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

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歧擢拜并州刺史。歧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譏次，言

爲禦寇論。

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闇豎專權，歧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

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

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歧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

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

縣名，屬隴西郡。

歧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言爲帥，歧詭辭

得免展轉還長安。

決錄注曰。歧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

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

馬日磾撫慰天下。日磾爲副。

〔集解〕王補曰。李傕以黨逆遺孽。竊殺王允。擅秉朝政。慮關東討卓之師。問罪於己。因遣馬日磾與趙歧爲之撫慰。以王臣而受賊顧指。俾資扞蔽。辱莫大焉。然此固溫嶠出尹丹楊。藉手滅

敦之會也。惜乎。二子之智。不足及此。歧猶致劉表之委輸。日磾則奪節於袁術。良足羞已。

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歧宣揚國命。以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

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歧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歧深陳天子

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歧期會洛陽。奉迎車駕。歧南到

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歧。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

歧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歧雖迫大命。猶

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

人之策也。承卽表遣歧使荊州督租糧。歧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

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

〔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嵩在表末座，不爲表所識。歧遙識之。

歧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

〔集解〕沈欽韓曰：魏

略云：頤之寶頤病亡，歧在南爲行喪也。

歧曰：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爲司空，舉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

是就拜歧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

壽藏，謂塚曠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家在今荊州古郢城中也。

圖季札子

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

〔集解〕何焯曰：水經注云：冢圖賓客之容，用存情好。敘其宿尚，宿尚當謂四賢，情好則兼有平生親厚也。

救

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篋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歧多所述作，著

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徒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于詩秦關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執進權，唯利是視，余

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集解〕劉攽曰：正文著要子章句，案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歧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惠棟曰：案劉氏既有刊誤，而萬歷二十四年國子監本，遂刊去要字，改爲孟子章句，殊失古意。此傳仍當作要，而存劉氏刊誤，乃得其實。又注常以元冬下，缺修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寢，十二字，夢下缺此字，字下缺曰字，言必有中下，繫虞注云：夢中指言寢賤之事，中下缺子授其人，子真評之，抑微通理，十二字，違下缺因字，據御覽三百九十九卷補。沈欽韓曰：魏志注：歧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

其書惟以
示嚴象。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

謂以義干梁冀爭李固也。

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帥。

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爲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相承本作縫義亦通〔集解〕惠棟曰謂追帝河津時也。

邪卿出疆專命朝威。

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集解〕惠

棟曰注左傳無此文案公羊傳云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四校補

吳祐傳今大人躡越五領注九真都寵三也
官本注寵作羸

祐目光祿四行錢大昭曰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

卒成儒宗案戴宏傳公羊學有公羊傳序曾作解疑論以難左氏何休稱為先師均見徐彥公羊疏

官至酒泉太守注年二十二
官本注作三十二

輒閉閣自責官本輒誤轍

明府雖加哀矜集解沈欽韓曰縣令為明府始見於此

柳從辰曰祐時為膠東侯相非縣令沈說似誤案漢制王國相比太守侯國相比令長膠東侯自賈都復封後僅食一縣

沈蓋比方言之

逮長妻到官本妻字重文

年九十八卒。柳從辰曰一統志祐墓祐父恢墓在今東明縣西二十里吳家村。

延篤傳南陽蠻人也。注雙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
今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

并貨牛黃。注吳普本草曰柳從辰曰李時珍本草綱目云魏吳普廣陵人其書一卷分記神農黃帝岐伯桐君雷公扁鵲華佗李氏所說案吳普已附見方術華佗傳其書隋志載六卷此言一卷佚已多矣。

冀慙而不得言。集解惠棟曰至史家所記蓋非其實。
柳從辰曰仲弓據德猶弔讓父之喪宣光抗言亦救孫程之徒況題名不必定出自己作傳本以述功臣乎惠氏以此譏之未

免過刻。

濟時則功多。官本時作事。

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注因地之性。
官本注性作利與今孝經文合。

洋洋乎其盈耳也。注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
官本注無此九字。

雖漸離擊筑。集解沈欽韓曰至取以爲名。
柳從辰曰樂書云筑形如頌琴施十三絃項細肩圓品聲按柱左手扼之右手以竹擊之唐代編入雅樂案前書高紀注引應劭云狀似琴（史記作瑟）而

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則云今筑似瑟而細頸章懷乃云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說文謂箏筑身樂則筑必亦似箏是其形有三矣說文云筑五絃御覽引樂書云十三絃淮南秦族訓高注云筑曲二十一絃是其絃數抑有三矣據風俗通言箏樂記五絃今并梁二州箏形如瑟或曰秦蒙恬所造段玉裁謂古箏五絃秦改十二絃變形如瑟魏晉以後箏皆如瑟十二絃唐至今十三絃筑似箏細項然則觀箏之變遷而筑之變遷從可知應氏所謂似琴者就古筑言之顏氏所謂似瑟者就唐筑言之箏變形如瑟故顏云似瑟實卽章懷之似箏也五絃二十一絃雖繁簡不同皆言舊制唐以下亦以十三絃爲斷

高鳳讀書注事具逸人傳也

官本注具作見末無也字

恐如教羿射者也注左右觀者數千人

數千人官本注作百餘人柳從辰曰據史記原作數千人官本非

蓋以俱善射而稱之也

官本注也作焉

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二十篇云集解沈欽韓曰新唐書藝文志延篤集二卷

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九十五引篤答張奐

云離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之書盈四紙讀之喜不可言惜不完未審所論何事矣案伯英張芝字芝奐長子附見奐傳篤對奐稱其子蓋亦論學也

史弼傳陳留考城人也

考城卽舊縣更名今衛輝府考城縣東南

終用敦慢

柳從辰曰袁紀敦作惇

外聚剽輕不逞之徒。注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官本注。被作彼。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注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官本注。由作自。

昔文王牖里閔散懷金。注乃求有莘美女。官本注。美作氏。

而其後不大。注左傳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官本注無此十二字。

盧植傳多列女娼。官本娼作倡。正字。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注馬融注云。官本注無此四字。

趙岐傳京兆長陵人也。長陵今西安府咸陽縣東北四十里。

爲皮氏長。注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今絳州河津縣西二里。

姓趙名嘉。集解惠棟曰嘉協韻歌。沈銘彝曰詩其新孔嘉其舊知之何亦嘉何爲韻案古韻歌麻本不分部也。

岐及從兄襲。侯康曰：襲仕至敦煌太守，見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引三輔決錄。

因譏次曰爲禦寇論。注闕豎專權。官本注。闕譏闕。

因其上爲青州刺史。錢大昭曰：魏志闕溫傳注作豫州刺史。柳從辰曰：據魏志注引魏略，賓碩仕至豫州刺史。在未至荆州之前而范史失載及客荆州魏略亦僅言岐復與相遇爲表陳其本末而無其上爲青州刺史事。蓋互有詳略。惟錢氏直以豫州爲青州異文則太疏。又一統志嵩墓在安邱縣西南引水經注云汶水逕漢青州刺史孫嵩墓西是嵩之官卒葬此也。

集解沈欽韓曰：魏略云頃之賓碩同病亡岐

在南爲行喪也。沈銘葬曰：齊乘云孫嵩墓在安邱南四十里。嘗寓宿太虛宮。夢有趙先生入謁謂曰：聞君修齊志。僕有良友葬安邱。其人節義高天下。請載之以勵衰俗。及闕趙臺卿傳始悟爲孫賓石也。

建安六年卒。注冢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柳從辰曰：一統志岐墓在今江陵縣東南。

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侯康曰：漢人多於墟墓間圖寫古聖賢形像。水經注所載司隸校尉魯恭冢荆州刺史李剛墓皆是也。今濟寧州嘉祥縣尙存武氏墓前石室畫像。邠卿亦有傲而行也。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後漢書六十五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

〔集解〕惠棟曰孫愔云漢初有皇父鬻者自魯徙居茂陵改父爲甫後漢安定太守魯始居安定朝那代爲西州著姓又徙居京兆先謙曰注見王常傳

祖父稜度

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

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

〔集解〕通鑑胡注審悉也察也

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

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

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效曰

〔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乞字是

臣比年言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

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

懸猶停也〔集解〕通鑑胡注出師遠征其勢懸絕不

能相及故曰縣師縣讀爲懸案縣師猶懸軍也

出於平人回入姦吏

平人齊人也〔集解〕通鑑胡注謂爲姦吏所侵盜也

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樞負

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

〔集解〕通鑑胡注言前後相乘以侵暴羌戎爲常也

苟競小

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日微功退不得溫

飽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

振整旅衆也穀梁傳曰出日治兵入日振旅

酋豪泣血驚懼生

變是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

兩營謂馬賢及趙沖等二郡安定隴西也〔集解〕通鑑胡

注兩營者扶風雍營及京兆虎牙營也

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

〔集解〕通鑑考異案西羌傳沖時尙爲武威太守傳誤也惠棟

日規文出自集中或護羌校尉沖之兼官也

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

〔集解〕通鑑胡注更工衡反經也歷也

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

之賜高可日滌患下可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

邁往

也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集解〕通鑑胡注沒死猶言昧死冒死也

時帝不能用沖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

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呂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

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戚近習集解通鑑胡注變讀曰冀

案袁宏紀安作治

畜貨聚馬戲謹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

左傳曰人患王

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也

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

先後謂進

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爲禍福也

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

集解通鑑胡注以坤母臨朝以君天下行乾之德故曰體兼乾坤

聰哲純茂

攝政之初拔用忠貞

集解惠棟曰皇后紀冲帝崩復立質帝太后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從節儉

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

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

詩大雅曰旱魃爲虐如談如焚魃旱神也

大賊從橫流血丹野

集解周壽昌曰官本作流血川野此作丹野

亦有意丹野猶赤地也本書公孫瓚傳有流血丹水語與此同作丹爲是

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呂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

遣無狀者謂無善狀

披埽凶黨

集解通鑑胡注披開也埽除也

收入財賄

集解王補曰袁紀作蕩滌其賄

呂塞痛怨呂蒼天誠今大將軍梁冀

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

梁商女爲順帝后后女弟又爲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

今日立號雖尊

可也。

可猶宜也。

實宜增修謙節。輔曰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

也。

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

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日度元元。所

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集解〕通鑑

胡注。量音良。

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詔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日懲不軌。令冀

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

聞戶牖之外。

〔集解〕惠棟曰。老子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

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

希涉紫庭。

〔集解〕惠棟曰。謂王室。

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

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

〔集解〕通鑑考異。檢帝紀。沖帝別無舉賢良事。或者此時規舉賢良。其至對策。

已在質帝世也。故前云沖質之間。自永嘉元年。數至梁冀誅。亦整十四年也。

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

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

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

熲擊羌。坐爲涼州刺史。郭閼留兵不進下獄。

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

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古反。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陸梁。猶強梁也。張平子西京賦云。怪獸陸梁。又甘泉賦注。陸梁。跳也。

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

刺史牽顛之清猛。

〔集解〕惠棟曰。何承天。姓苑云。牽姓。武邑人。

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

〔集解〕惠棟曰。易。云。括囊无咎無譽。

今猾

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

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且所習

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

郡將。郡守也。烏鼠。山名。在

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

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

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撫

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

前變未遠。臣誠戚之。

戚。憂也。前變。謂羌反。

是且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

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

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

〔集解〕惠棟曰廣雅云菴廬舍也菴烏含反釋名云草圓屋曰菴菴奄也所以自覆奄也寄土曰廬廬慮也取自覆慮也毛晃云結草木曰菴其在野曰廬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

守孫雋受取狼籍〔集解〕惠棟曰羅願云狼貪猛之獸聚物而不整故稱狼籍屬國都尉李翕〔集解〕周壽昌曰案漢碑有李翕西狹頌李翕析里橋都

陰題名皆翕僚吏宜其不實也碑稱翕爲漢陽阿陽人字伯都又稱武都太守與傳稱屬國都尉異蓋翕本官屬國都尉或先時曾行武都太守事作頌者遂未稱其本官至規持節時翕已去太守任復官本職督軍御史張稟〔集

通鑑胡注以御史督軍故曰督軍御史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

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集解〕惠棟曰袁紀二十餘萬

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

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

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

蠢動也。戾乖也。

爰自西州侵及涇陽

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源縣南也。

舊都懼駭

(集解)通鑑胡注舊都謂長安

朝廷西顧明詔不召臣愚驚急使軍就道

就猶上也(集解)劉放曰案文軍上少一字或督或領也。

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

小稽首輒移書營郡召訪誅納

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勘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目也。

所省之費一億召上召爲忠臣之義不

敢告勞

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諛口噉噉

故恥召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

先事謂前輩將也

前踐州界先奏

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翁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

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

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

謝猶讟也

若臣召私財則家無

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尙遺匈奴召宮姬

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也

鎮烏

孫召公主

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爲夫人也

今臣但費千萬召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

違理乎。自永初呂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

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集解〕

通鑑胡注：謂鄧騭敗于冀西，任尙敗于平襄，司馬鈞敗于丁奚城，馬賢敗于射姑山，趙沖敗于鷓陰河，顧炎武曰：寫，卸也。說文云：卸，舍車解馬也。讀若汝南人寫書之寫。惠棟曰：案方言云：發稅舍車也。郭璞云：舍宜音寫。今通言發寫也。通鑑胡注：此言以朝廷供軍之金，不發封識，而輪之權門也。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

臣雖汙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左傳曰：鹿死不擇音，蹏而走險，急何能擇也。〔集解〕服虔曰：鹿得美草，呦

呦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凡閒暇而有好音，急不擇音，獸皆然，非唯鹿也。莊子亦云：獸死不擇音。

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

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陷呂前事。

〔集解〕通鑑胡注：前事，即誣毀之事也。

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

請謝，規誓而不聽，遂召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

漢官儀曰：左校署，屬將作大匠也。

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

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曰：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

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

〔集解〕通鑑胡注：元帥，謂度遼將軍也。

呂從衆望，若

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自爲免副。朝廷從之。自免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免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人多意算。自自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

〔集解〕錢大昕曰：第當作弟。避弟謂已避位。而弟得辟召也。此

事見風俗通過譽篇。下文避第仕塗。亦弟字之譌。章懷注謂欲歸第避仕宦之塗。誤矣。惠棟曰：風俗通辨之曰：弟實篤德。不患無位。而徒闢茸。何所堪施。又云：規顧弟私也。規以久居大位。欲避弟仕途。故數上病。古文第舍字亦作弟。傳寫訛爲第。規兄節。鷹門太守。規弟名字未詳。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

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

欲言歸第避仕宦之塗也。〔集解〕通鑑胡注：度遼將軍屯西河界并

州刺史所部也。

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載芳語曰：我爲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邪。

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

下名賢。多見染逮。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染作連。

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自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

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自爲規賢。

〔集解〕劉放曰：案文以爲規賢。非是。當云以規爲賢。

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爲尙書。其夏

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曰災妖使從福

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

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

一除內嬖

無德而寵曰嬖謂廢鄧皇后

再誅外臣

殺桂陽太守任膺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

也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

漢官儀曰矩字叔方

忠謀高

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

古本反

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

〔集解〕惠棟曰案黨錮傳有孔昱字元世韓敕碑有御史孔翊元世

則翊即昱魯國先賢傳載翊為洛陽令與傳合而傳不言為御史史闕文也

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

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

虐賢傷

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

容受審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為

護羌校尉熹平三年召還

〔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有薦規表當在此時

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

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梁皇甫集五卷王補曰規集不傳有典劉司空牋見御覽四百七十八與馬融書見書鈔一百三十四女師箴見藝文類聚十五初學記十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作慙也。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

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晉昌縣東北也。〔集解〕劉放曰。注在今永州。案下文永當作瓜。永州無晉昌也。錢大昕曰。〔閩本永作陽。攷唐書地理志。晉昌縣屬瓜州。永陽二字俱

誤。〕案酒泉郡名。非縣名。當作淵泉。胡注通鑑云。奐。敦煌淵泉人。胡所見本尙未譌也。漢志。敦煌郡有淵泉縣。晉志作深泉。蓋避唐諱。章懷本亦當作深。後人妄改爲酒耳。郡國志作拼泉。拼亦淵字之譌。父惇爲漢陽太守。奐少

遊三輔。〔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奐詣太學受業。博通五經。隱處在扶風郡鄠縣界中。立精舍。斟酌法喬卿之雅訓。晝誦詩書。暮宿弓馬。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尙書。初。牟氏章句

浮辭繁多。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爲博士。故有牟氏章句。〔集解〕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

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召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

國都尉。〔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屬國都尉。治三水縣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侍郎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治此。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

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軍吏召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

免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

龜茲音丘慈。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

使南匈奴

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免和親。共擊莫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已寧。羌豪

帥感免恩德。上馬二十四。先零酋長又遺金鑠八枚。免並受之。

郭璞注山海經云。鑠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作渠。案說文引山海經作

鑠。从玉康聲。云環屬。洪頤煊曰。中山經郭注。鑠金銀器之名。李注。食當是銀字之譌。莊子達生篇。釋文引司馬注。鑠樂器也。似夾鐘。

而召主簿於諸羌前。

〔集解〕何焯曰。水經注。召主簿張祁入。

曰。酒醑地曰。

以酒沃地謂之醑。音力外反。〔集解〕通鑑胡注。蓋自誓也。以酒沃地謂之醑。字林文。

使馬如羊。不引入廐。使金如粟。不引入懷。悉引金馬還之。

如羊如粟。喻多也。羌

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免正身絜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

各

屠音直於反。〔集解〕通鑑胡注。屠各匈奴別種也。

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

時度遼將軍屯五原。

引屯赤阪。煙火相望。兵衆大

恐。各欲亡去。免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

其衆。諸胡悉降。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免率步騎二萬。廣宣方略。大破鮮卑。匈奴惶懼。詣免乞降。

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免率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

明年梁冀被誅，免。呂故吏免官禁錮，免。與皇甫規友善，免。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免。示呂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爲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免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

〔集解〕先謙曰：官本部作部，考證曰：部，毛本作郡。

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

東羌，與共盟誼。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呂爲憂，復拜免爲護匈奴中郎將，呂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

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柏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屯上谷郡密縣，故曰二營。〔集解〕

先謙曰：官本部作寧是。

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免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免但誅其首

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葭鶩，掠雲陽。夏，復攻沒兩

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螿等

螿音必，薛反。

脅同種，復鈔三輔，免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

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免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

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免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

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召免新徵，不知本謀。矯

制使免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免遷少府，又拜大司農，召功封侯。免深病為節

所賣。〔集解〕惠棟曰：袁紀，義士以此非矣。

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

軒，殿檻，闌板也。

又大風雨雹。

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免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

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

木生於火。

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

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散，與蚯蚓同也。〔集解〕惠棟曰：易家人象傳云：風自火出，家人馬融注云：木生火，火以木為家，故曰家。火生於木，得風而

盛猶夫婦之道，相須而成。

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

方直不回。前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

〔集解〕惠棟曰：左傳卜楚邱云：世亂讒勝。

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

尙書

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即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

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

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

復之報。

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天子深納，免言，曰：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

免太常。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免拜太常，設官科限，素有清節，當可否之間，強禦不可奪也。該覽羣籍，古今詳備。

與尙書劉猛、刁韞、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

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免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曰：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

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曰：求薦舉，百僚畏懼，莫不許諾，唯免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曰：黨罪，禁錮。

歸田里。免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免歸，敦煌將害之，免憂懼，奏

記謝頰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曰：情相歸。

漢官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以免屬於頰，稱曰州將焉。〔集解〕洪亮吉曰：詳觀上下文勢，此州將

似指舊敦煌守言蓋與此守不合故奏徙去
農此時頗欲逐免歸敦煌是以免云此耳非稱頌也

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日寫

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

施及冥寞非免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曰拍髀仰天而笑者

也。拍音片百反髀音步第反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齋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

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寔作婁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

之。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人乎死馬無所復用而

燕昭寶之。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燕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

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
馬今至矣不出葦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

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黨首徒
焉〔集解〕先謙曰官本然作欬。朗反。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

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

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人也。

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

言將爲人所吞噬也。

企心東望，無所復言。矧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免閉

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免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

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免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

〔集解〕惠棟曰：典略云：免居華陰，終遂葬焉。

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

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集解〕惠棟曰：魏明帝甄表狀云：免前後七徵，十要三爲邊將。孔平仲云：銀卽印，艾卽綠綬，謂

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

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也。

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

冥，長無曉期，而復纏呂續綿，牢呂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窰，朝隕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

〔集解〕惠棟曰：甄表狀云。

樊矯王孫裸形，宋司馬爲石椁，幅巾時服，無棺而葬焉。

奢非晉文。

陸翽鄴中記曰：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繒綵不可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

臣，請用王禮，是其奢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注陸翽鄴中記。監本訛翻，今改正。惠棟曰：晉續漢書作桓，案注當從桓。

儉非王孫。

武帝時，楊王孫死，誠其子爲布囊盛屍入地，七尺脫去其囊，以身親土。

推情從意，庶無

答客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張奐集

二卷。錄一卷。王補曰。奐集久佚。有扶藁賦。見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九百九十九。誠兄子書。見藝文類聚二十三。又與延篤。陰氏。宋季文。許季師。崔子玉。公超。孟季術等書。見御覽書鈔藝文類聚。

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

王

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微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則為楷。則號忽忽。不下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章仲將謂之草聖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文志作文字志。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集解〕惠棟曰。書斷云。芝以獻帝初平卒。昶以獻帝十一年卒。初。奐為武威太守。其

妻懷孕。夢帶兔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

〔集解〕惠棟曰。典略云。猛字叔

威。呂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邯鄲氏以國為姓。棟案杜預釋例。世族譜。趙夙之孫。穿。別為邯鄲氏。趙施。趙勝。邯鄲午。是其後也。

州兵圍之。

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集解〕惠棟曰。事詳魚。象典略見三國志注也。

論曰。自鄴鄉之封。中官世盛。

宣者。鄭眾封鄴鄉侯也。

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

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目斷。忠烈。

奐被曹節等矯制。使率五營士圍殺陳蕃。竇武

等。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嘷其泣矣，何嗟及矣。

詩國風也。嘷，泣貌也。音知劣反。《集解》王補曰：馬融諂附梁冀，枉奏李固以擠之死，吳祐面加詰責，不之少悛，奐之圍殺陳寶。

始由見給，旋因災變，力爲申雪，辭爵謝咎，卒被禁錮，以視馬融，則又人禽之辨也。

段頴，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

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爲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爲發喪立。

《集解》惠棟曰：孫誦音古迥切，頴，光也。又輝也。故頴字紀明。周壽昌曰：顧炎武云：古人無以祖父名爲氏者，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案段氏當出自段干木，段干子田完氏家有段干朋，壽昌案顧氏所引，多是段干礪係雙姓，於段氏無與。鄭樵通志略有云：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孫則曰豐卷，豐施，其他如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朝氏，樊皮之後爲皮氏，伍員之後爲員氏，此類不可枚舉，似古人以祖父名爲氏者甚多，卽越王摯之後，至漢初猶有摯無餘，見功臣表。范蔚宗此傳，必本段頴之家譜，不能從數千年後懸而駁之也。

頴少便習弓馬，尙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爲憲陵園丞。陽陵

令。

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三百石，令秩六百石也。

所在能政。

《集解》劉放曰：案文單言能政，不成文理，當有一有字。

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頴卽

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頴，頴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曰爲信然，乃入追頴，頴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已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琅邪賊東郭

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

尹詒薦頰。

漢官儀曰：詒字公孫，鞏人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頰有文武智略也。胡注：詒當依帝紀作頰。

乃拜爲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

黨降散。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頰到設施方略旬月羣賊悉破。

封頰爲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爲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

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

姐音紫且反。〔集解〕惠棟曰：勒姐種因勒姐河而名也。見十三州志。

寇隴西金城塞，頰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

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

目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

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頰軍，頰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頰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

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

〔集解〕惠棟曰：歐陽忞云：其地在今廓州漢末屬西平郡，杜佑云：山在今西安平鄉郡界。

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

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注云：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投河墜坑，死者八百餘人，卽於此也。

斬首溺死者

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頰降。

〔集解〕劉攽曰案燒當一種不止九十餘口其所云九十口降亦不足記當作千字。

又雜種羌屯聚白石。

白石山在今蘭州狄

道縣東

頰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

允音鉉街音階

殺略吏民頰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

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頰將湟中義從討之。

〔集解〕通鑑胡注湟中有義從胡即小月氏胡從才用反

涼

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固頰軍使不得進。

稽固猶停留也

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罪於頰頰坐

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頰百千數朝廷知頰為

郭閔所誣詔問其狀頰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起於徒中。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韓安國起徒中為二千石

復拜議郎

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幾亡冬復

召頰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

僂音良逐反又力救反

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

詣頰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頰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頰復擊勒姐

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頰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

〔集解〕

惠棟曰見方術傳

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頰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

困敗散北略武威間頰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

頰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頰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

鳥音爵縣

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集解〕惠棟曰劉昫云涼州神鳥縣漢鸞鳥古城先謙曰今涼州府武威縣南

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

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

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頰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頰移兵東討

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頰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

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虜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

亡之執，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言爲狼子野心，難言恩納。

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

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

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

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

榆林郡，卽漢雲中五原郡也。漢陽，今天水郡。

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言騎五千，

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已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

無慮，都凡也。〔集解〕惠棟曰：釋名文，毛晃云：無慮，猶言多少，如是無疑也。

如此，則

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

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

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頽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

彭陽，彭

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卽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

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兵盛，頽衆恐，頽乃令軍中張鏃。

〔集解〕劉放曰：案文，鏃非可張。

未知何字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通鑑作長

利刃長矛三重挾呂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

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頽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

〔集解〕

惠棟曰水經注云斬首級八千于高平苦水之上

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爲患頽前陳狀欲

必埽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

浹，匝也。浹，音子牒。反謂匝十二辰也。

連尸積俘掠獲

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呂慰忠將之亡魂

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慰神光馬賢等亡魂也

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

錄功勤今且賜頽錢二十萬呂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頽破羌將軍夏頽

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

東觀記段熲傳曰出橋門谷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門卽橋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卽是城也又曰水經注云平水出虜臨縣西北平羣

東南入奢延水又東走馬水注之水出西南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

尋聞虜在奢延澤卽上郡奢延縣界也

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

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落川在奢延澤之南

頽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

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

水上。

令鮮水名，在今甘肅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集解〕惠棟曰：程大昌攷古編云：李注，令鮮水，非也。在張掖者，亦名鮮水。趙充國所謂治湟陁以西橋，令可至鮮水上者，是也。今此紀明所追者東羌，乃在上郡。其下言追及靈武谷，可見也。胡三省辨誤曰：頰之擊羌也，先破之於高平逢義山，遂追之。出上郡橋門，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破於靈武谷。奢延澤在上郡奢延縣西南，靈武谷在本地靈武縣，則所謂令鮮水當在奢延澤西南，靈武谷東北，非張掖之羌谷水明矣。

卒飢，乃勒衆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頭競進也。虜復散走，頰遂與相連綴，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

縣西。

北。

頰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

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申包胥曾繭

重氈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曾繭作重繭。

既到涇陽。

縣名，屬安定郡。

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

盡，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言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

所目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

〔集解〕王補曰：文選陸倕石闕銘注引段頰疏：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爲上策。

戰爲下計，蓋卽述奐言特詳略異耳。

聖朝明監，信納警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

意云臣兵累見折

傷敗曰折。音女六反。

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

言羌亦稟天之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

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

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

累召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

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

昔邢爲

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

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欲衛伐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也。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

豐稔人無疵疫上古天心不爲災傷

占候也。

下察人事衆和師克

克勝也。左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也。

自橋門召西落川召東

故官縣邑更相通屬

〔集解〕先謙曰：官本官作宮，引劉敞曰：宮縣案文宮當作官。舊屯田營壁皆是故官也。惠棟曰：杜佑云：今金城會甯平涼等郡之類是也。

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

安行無應折衄案免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曠敵

曠惡貌也。音谷猛。反〔集解〕通鑑胡

注：桓帝延熹九年。營督三州二營。

誕辭空說僭而無徵

〔集解〕通鑑胡注：左傳：臧會卜爲信與僭。杜預注曰：僭不信也。

何召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

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

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

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集解〕何焯曰：徙滇吾餘種七千餘口於三輔乃永平初馬武事惠棟曰：杜佑云：趙充國置金城屬國以處

降羌自後賓服。建武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于三輔。注云：今京兆馮翊扶風汧陽等郡地。周壽昌曰：西羌傳云：建武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又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考紀傳，此兩役馬援功在先。且最著，扶風亦是三輔地，類必是引援，非馬武也。傳注俱不誤。始服終叛，至今爲鯁。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

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

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左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惡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

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杜預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也。

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願卒斯言，一旨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頰曰

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頰自進營，去羌所

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集解〕通鑑胡注：魏收地形志：安定鶡陰縣有凡亭。杜佑作瓦亭山。注云：瓦亭山在今平涼郡蕭關縣。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

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惶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

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頽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

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

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集解〕洪亮吉曰：注西縣屬天水郡，案天水應作漢陽，明帝永平十七年所改也。通鑑胡注西

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參據二志，皆云縣有蟠冢山，西漢水所出，是則禹貢所謂蟠冢道漾，東流爲漢，其發源之地也。段頽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郡奢延，及大敗於靈武谷，乃追至安定。涇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間，東屯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虎谷，頽乃於西漢結柳以遮之，以羌奔潰所趨攷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蓋東羌爲頽兵所迫，復欲西奔，出塞歸其舊來之巢穴，而殲於是谷也。

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

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頽

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卻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頽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

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目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

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頽上書曰：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及紫綬十七，艾綬二十八，黃綬二枚，尉印五，皆薄入。

凡

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驢騾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

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頴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

嘗一日蓐寢。

郭璞曰。蓐。席也。言身不自安。

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

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

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時頴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馬騎。殷天蔽日。鏗鐸金鼓。雷震動地。

連騎。馳跡。彌數十里。

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

〔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列異傳云。漢桓帝未。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穿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

姦。適之。至鬪爭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譏。以爲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汗。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陳公。卽陳球也。

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頴曲

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

代李咸爲太尉。其冬。病罷。復爲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爲太

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頴。就獄中詰

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張上疏。

〔集解〕先謙曰。官本張作強。是。

追頴頴功。靈帝詔頴妻子還本郡。初。頴與

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明云。

〔集解〕王補曰：皇甫耽不入黨人，張奐見給於權奄，而旋悔。段熲曲附宦官，卒致鳩死。涼州三明明，妍媸相懸，此亦合傳之

也。微指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明儷蹤。

儷，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白起、王翦、李廣、辛慶忌之流，皆山西人也。

戎驂糾結，塵斥河潼。

潼，谷名。谷有水，曰潼水，卽潼關。

奐審策，亟遏囂凶。文會志比，更相爲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五校補

皇甫規傳年齒之不邁注邁往也

官本無注

未聞國家有所先後注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

案文注不妄當作不聞

霧氣白濁

錢大昭曰霧氣見郎顛傳所謂白濁者易稽覽圖云太平之時太陰用事而少陽卦當效時至則於效上分一時非太平以其卦分效則可未可責時至立效也太陽用事少陽卦效亦如之凡形體不相應皆有其事而不成也其在位者

有德而不行也有貌無實有實無貌故言從其類也上為貌也寒溫為實鄭康成注云形謂白濁清淨可得而見故言形體者以身體寒溫也不相應者溫不清淨寒白濁也德者帝王之道其在位者廢而不行故不相應也白濁清淨故寒溫不效此佞人之道也

寒溫白濁清淨不效此賢者之類屈道仕也白濁清淨其上貌寒溫者是為實

流血丹野集解周壽昌曰官本作流血川野

錢大昭曰丹閩本作川

遂呂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

柳從辰曰袁紀云規好推賢達士太傅陳蕃太尉楊秉長樂少府李膺太守張奐皆規所教授致顯名於世案楊秉卒於桓帝延熹八年年七十四陳蕃李膺被害於靈帝建寧元二年

蕃年近八十膺年已六十惟張奐卒於靈帝光和四年年亦七十八規則卒於靈帝熹平三年年僅七十一以此觀之秉蕃年位皆出規前膺奐抑年與規相若規生邊遠少在兵間中原士人固無從問業至梁后臨朝而後以郎中自免歸從事教授則秉蕃膺矣

久更仕宦皆衰晚矣。且本書乘、善、膺、傳不及規事。免傳言與規友善。規引黨事自劾。初不舉善、膺。而稱免為故大司農。謂曾薦之。不謂有師弟之誼。則免非學於規亦甚明。袁紀之不足據。類如此。

延熹四年秋。錢大昭曰。本紀。容吾羌與先零諸種並叛。在六月。此作秋。誤。案段熲傳。且列此事於是年冬。蓋羌寇始於夏末。經秋涉冬。各據事言之。規以羌寇鈔關中時在秋。故言秋也。

先是安定太守孫儁。柳從辰曰。袁紀。儁作俊。古字。通下趙熹。熹作喜。亦同。

屬國都尉李翁。通鑑胡注。翁蓋安定屬國都尉。侯康曰。趙紹祖以志無安定屬國。疑為涼州張掖屬國。或張掖居延屬國。非也。安定自有屬國。已詳盧芳傳。

集解周壽昌曰。至翁已去太

守任復官本職。惠棟曰。天井道碑。載翁建寧五年時。為武都太守。案規劾李翁等。在桓帝延熹四年。而翁官武都。乃在靈帝建寧五年。是先為都尉。後為太守也。蓋翁此時被劾。僅免官。旋復起耳。漢碑題名。以所終官為稱。無追稱其前官之例。周末見天井道碑。遂多誤會。

及黨事大起。至時人目為規賢。案此文九十一字。當在讓封不受下。以所敘乃張奐已坐黨禁。歸田里後事。故張奐為故大司農。據奐傳。奐之被禁。錮先因災。應上疏追訟。竇武、陳蕃及言皇太后恩禮不接。觸宦官

忌事。已在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矣。不應反列於桓帝永康元年前也。

三斷大獄。注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案鄧萬。即鄧萬世。章懷以避諱省。三斷大獄。謂梁冀謀為亂。勃海王惲謀反。及鄧后驕忌。與郭貴人更相譖訴也。至李膺

被誅。乃靈帝建寧二年事。不在此數。注誤。儻此時但以鉤黨下獄。規對奏李膺、王暢、孔翊事。另具下文。明不指此。一除內嬖。注謂廢鄧皇后。案左傳內嬖如夫人。皇后嫡配。不得

舉。此或郭貴人亦被罪死。史未之及。雖不可知。然注說則未是。再誅外臣。注殺桂陽太守任胤。案李肅、張敫、任胤皆以軍敗誅。非特誅。亦不應單舉任胤。注說仍誤。當易以白馬令李雲下獄死。

對奏不省。案桓紀永康元年六月帝雖大赦天下。悉除黨錮。乃因宦官之請。與竇武霍譖之訟。初非感於規等災異之對。故曰不省也。

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召疾召還。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有薦規表。當在此時。案規以疾召還。當內補

及還而卒於道。邕既非留規校尉。何所用表。據邕表云。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以抱義。噉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隈討。即起家拜爲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羸弱。青兗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勳。連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震盛行。演化凶悍。使爲愨愨。愛財省襦。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忘死。論其武勢。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籬之美。表中僅一言其爲太山太守。而不及中郎將度遼將軍諸官。尤無讓封及被疾召還事。且曰。誠宜試用。在不用之時。非召還之時。故侯康謂以表中時事攷之。必規前者會赦歸家。已嘗爲護羌校尉。而邕薦之。其說爲近。疑規赦歸未久。即曾以護羌校尉徵。辭未赴。邕表薦。又以度遼將軍徵。乃赴。史略之也。漢時以是官徵者。即可以是官稱。說已詳鄭康成傳。規拜度遼將軍數月。即轉薦張奐。自請爲之副。亦必嫌於先之。以校尉徵不赴。懼忌者引以爲罪也。然則再轉爲護羌校尉者。即謂再爲是官耳。惠氏乃定邕表薦在此時。恐非。

孔子稱其言之不作。注作慙也。官本無注。

張奐傳。敦煌酒泉人也。集解。錢大昕曰。至漢志。敦煌郡有淵泉縣。

案前志。敦煌郡淵泉。注引關駟云。地多泉水。故以爲名。此傳注亦云。地多泉水。同用關說。亦足

證章懷原本文注。必非作酒泉矣。漢淵泉。今安西州東一百六十里之東。

七千餘人。寇美稷。

官本千作十非。

而免壁。唯有二百許人。

侯康曰。御覽三百五十七引奐與崔子真書云。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牯羊。矛如錐鏐。楯如榆葉。柳從辰曰。據書鈔一百二十三作馬如殺羊。矛如錐鏐。又御覽三百五十三引與書鈔同。

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

官本少定字。

此淳于髡所目拍髀仰天而笑者也。注。髀音步第反。

官本第作弟。案髀本上聲。作弟是。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注。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

柳從辰曰。首字。官本注同。今新序首作骨。案北史隱逸傳。崔曠答豫章王書。燕求馬首。薛養雞鳴。知古本

原有作首者。南史鄭鮮之傳。燕昭市骨。而駿足至。則仍作骨。且孔融與魏武論盛孝章書。已云燕君市駿馬之骨。是作骨亦由來已久。疑新序自有南北本之別。唐起北方。章懷所據。蓋是北本。

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注。下筆則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

沈銘彝曰。虞虢升云。草書之作。始於漢黃門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斷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

速急就是也。厥後張芝變爲今草，較之章草尤爲便捷，而晉書衛恆傳乃云：「思思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也。」或者又矯爲之說，古人草書正不苟作，故較之楷書爲更遲，愚以爲皆非也。草書無不速者，若衛恆傳所云，則因急遲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蕪耳。書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意，故云：「今案此語，古今聚訟，都無的解。草蕪早見史記屈實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司馬相如等視草，匡謬正俗云：草者，蕪草，亦未成之稱。」沈說未嘗不可備一義，特草書不可直解作草蕪耳。今之楷書，古謂之隸，今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書品謂起於建初中，京兆杜操書斷，則謂卽伯英所造，書苑亦言杜操善草書，章帝愛之，謂之章草，蓋草書卽濫觴於草蕪，其來已久。至杜操始用之於章奏，而有章草之別。至伯英乃集其大成，而有草聖之名，此可知者也。王愔文志謂伯英下筆則爲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爲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號忽忽不暇草書，忽忽不暇，當卽其草書之名，省言之，卽急就是已。衛恆亦云：「忽忽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爲忽忽不暇作草書，增一作字，斯不可通矣。趙壹非草書論亦云：適迫遲，故不及草，謬說相承，宜壹非之也。」

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

沈銘彝曰：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獨未之及。按博物志：張芝及弟昶並善草書。

魏太祖亞之，又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卽張昶著。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又張懷瓘書斷：文舒爲黃門侍郎，善章草，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章仲將以張芝爲草聖，故云亞。）極工八分，又善隸。庾肩吾書品：文舒聲劣於兄，允爲上之中。李嗣真書後品：上品七人，張昶、韋續九品。書人論上中十三人，張昶八分及草，又水經注：華嶽祠堂碑文，漢張昶造，自書之。元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傳於海內。柳從辰曰：書斷亦云：伯英章草急就，章皆一筆而成，合於自然。文舒伯英季弟，今案古人作書，有換筆法，草書因勢而成，不待換筆，故謂一筆書，非一筆連續之謂。今閣帖輯存伯英書，可證也。奩蓋本四子，而其仲子無傳。

段熲傳，武威姑臧人也。

地詳竇融傳。

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注宗字子松。

官本注宗上有會字是。

元帝時爲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

案前書段會宗傳會宗官終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封關內侯嘗兩爲西域都護。

集解周壽昌曰。至

不能從數千年後懸而駁之也。

柳從辰曰春秋之末已有段規爲韓

康子謀臣見趙策案周禮典瑞注晉侯使段嘉平戎于王。釋文段本作假又作瑕然段與瑕異不能相通。則又在段規之前矣。周官有段氏以官爲氏亦古所恆有也。周謂范蔚宗必有所本未可懸駁固亦正論。至武威段氏爲段干木之後說本應劭風俗通。類正武威人應劭以漢人記漢時族姓抑豈無本乃顯氏引之周氏駁之又甚矣。

南度河。

官本度作渡同。

遂至河首積石山集解惠棟曰。至漢末屬西平郡。

柳從辰曰水經注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出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燒當犯塞頡討之追出塞至積

石斬首而還。今案河關縣前漢屬金城後漢改屬隴西前續志注均言積石山在西南漢末分金城置西平郡領縣四臨羌安世皆舊縣西都長甯皆新置後漢金城本無河關故河關魏時仍隸隴西而惠引歐陽忞說乃謂積石山漢末屬西平攷西平之西都亦係分金城舊縣破羌所置而長甯分自何縣則無攷或卽分自隴西之河關未可知也。至水經注以爲山在隴西河關則仍據續志言。

又雜種羌屯聚白石注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

錢大昭曰白石縣名前志屬金城續志屬隴西案傳不言山自與下允街同爲言縣錢說是也惟白石山抑卽在縣東見前志

鹽池注知縣
仍因山得名

從彭陽直指高平注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今原州也

彭陽今涇州鎮原縣東高平今地詳隗囂傳集解

尋聞虜在奢延澤注即上郡奢延縣界也

柳從辰曰水經注奢延水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孫潛云奢延縣故城在陝夏州西南今榆林縣北十里有赤沙阜即頽破羌處

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注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

柳從辰曰注引偽古文非漢所有左傳伯姬遜秦曰上天降災又鄭伯入許曰假手於我寡人當以易

之

僭而無徵

案此左氏略公八年傳文

羌雖暫降

官本降作除非

去羌所屯凡亭山四十五里集解通鑑胡注至杜佑作瓦亭山

柳從辰曰今固原州北有瓦亭驛有山名六盤山即隴山水經注隴山水歷瓦亭北謂之瓦亭

澤是瓦亭山即

今之隴山也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後漢書六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蕃本召陵祖冢在焉父梁父令別仕平輿也

祖河東太守

〔集解〕錢大昕曰列傳敘述祖父必舉其名此有官而無名又別無事迹

則不知其不載矣蔚宗好引用風俗通義此必因應書有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陵之文而增入耳

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

〔集解〕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勤字恭祖仕郡爲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爲父齋書詣勤見而察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迎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元談竟日乃歎曰陳仲舉有命世才王佐之具又見黃叔度于童幼云當爲世盛德其後二賢英名並耀世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

奇之初仕郡

〔集解〕惠棟曰太守王龔辟爲吏唐珍署爲功曹

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

〔集解〕王補曰時制惟公卿刺史二千石不許行喪蕃時爲郎棄官乃常事此類皆

可不載

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

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總錄衆事〔集解〕先謙曰景辟蕃爲別駕不就景題其輿曰陳仲舉座也不更辟蕃起視職見景傳

曰諫爭不合

投傳而去。

投棄也。傳謂符也。音丁戀反。

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

續漢志曰。

樂安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縣當作郡。王會汾云。案千乘貞王傳。永元七年。改國為樂安。質帝時。改封渤海。樂安仍當為郡。故此傳言樂安太守也。樂安屬邑。有千乘。樂安兩縣。前後志無改易。惟郡名改耳。

時李膺

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召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

璆音仇。又巨秋反。

前後郡守

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

〔集解〕惠棟曰。魏文帝甄表狀云。璆

體清純之性。蹈高潔之行。前後十五辟。皆不就。除高唐令。色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皆難其高風。案璆。樂安人。袁山松書云。璆為樂成令。逍遙無事。縣中大治。去官徵聘不至。璆風俗通作糾。王補曰。袁紀。蕃初為豫章太守。獨設一榻。以候徐孺子。餘人不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此類也。通鑑。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皆以懸榻設榻為徐穉事。與此傳異。即本書徐穉傳。亦云然。豈在豫章則設榻。以禮徐穉。樂安已先以此榻禮周璆。與故兩存之也。史氏炫博。以廣異聞。類如此。

民有趙宣。

葬親而不閉埏隧。

埏隧。今人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

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召薦

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

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

恩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

且祭不欲數。呂其易黷故也。

黷。嫌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

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

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答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尚書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父。今二郡之民。亦陛

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敕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曰長請屬之路

乎。〔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蕃上書曰。昔明帝時。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左右問之曰。郎天官也。以當敘德。何可妄與人耶。今陛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爲反側。曰此忤左右。故出爲豫章太守。

〔集解〕惠棟曰。豫章耆舊傳云。蕃臨郡二年。甘露降。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蕃喪妻。鄉人舉至。惟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謝承書云。雅正矯俗。

以禮導下。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

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

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集解〕惠棟曰。九卿也。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

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

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呂非義。授邑。左右呂無功。傳賞。授位

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

封事已行。言之無及。〔集解〕通鑑胡注。封事。封侯之事也。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

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貲。量也。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呂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

不貧國乎。是呂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爲齊

桓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呂致并隔水旱之困。〔集解〕惠棟曰。并隔。猶洪範之極備極無也。劉瑜傳。瑜上書曰。天地

之性陰陽正化，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所謂并隔水旱也。

夫獄曰禁止姦違，官曰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

下之論。〔集解〕劉攽曰：案文令當作今。

皆謂獄由怨起，爵曰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探求失得，擇從忠善。

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

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集解〕惠棟曰：繫虞決疑要注云：尚書召王公及位班王公者，皆用尺一。

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

頗納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

廣城，苑名。在今汝州。

梁縣西也。〔集解〕錢大昕曰：城當作成。馬融上廣成頌卽此。

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曰敦

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皋陶戒舜，無教逸遊。

尚書咎繇謨曰：無教逸欲有邦。

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

尚書無逸篇之言。

虞

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

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曰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

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

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嚙眉之感。

〔集解〕錢大昕曰：此誤以孟子對齊宣王語爲晏子

之。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曰：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祭公〕

祭國公，爲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書奏不納，自蕃

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執家郎所譖訴。

〔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執家郎，謂五侯、鄧氏。

坐免歸。

頃之，徵爲尙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

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

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

〔集解〕劉放曰：案姿是姿貌，此當作資也。

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

馮緄。

音古本反。

河南尹李膺皆曰：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有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

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

〔集解〕汪文臺曰：世說品藻注：張璠漢記云：時人爲之語曰：不畏強禦，陳仲舉。又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驥。

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

奉事中官乘執犯法。

〔集解〕惠棟曰：司馬貞案類集云：符校也。案謝承書：張汜即張子禁，乃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也。

二郡太守劉瑣成瑁，考案其罪，雖經赦

令而並竟考殺之。

〔集解〕劉攽曰：案漢魏鞠獄皆云考竟，此誤。惠棟曰：汜一作汎，事詳岑陸傳。錢大昕曰：瑣，太原太守，瑁，南陽太守，故云二郡。王允傳稱小黃門晉陽趙津，晉陽，太原屬縣，故瑣得案之。此傳刪晉陽字，而二郡之文不可

通矣。

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瑣、瑁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浮字隱，公陽安人，詳單超傳注。

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

〔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時胡廣爲司徒，非矩

也。棟案劉愷傳考異非也。

司空劉茂

〔集解〕惠棟曰：茂字叔盛，愷子也。

共諫請瑣、瑁、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

〔集解〕惠棟曰：案劉愷傳，茂等坐免官也。

矩、茂

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

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

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春秋於魯，小惡必書。

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譏其與讎狩也。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譏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也。〔集解〕惠棟曰：春秋內大惡諱，小惡舉，內謂魯

義見公羊也。

宜先自整敕，後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

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

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

小家畜產百萬之資。

子孫尙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

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

五侯謂增、讓、淑、忠、戟五人。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也。

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

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

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情愴。

說文曰。愴。情。惡。忿。

小人道長。營惑聖聽。

〔集解〕何焯曰。校本營改榮。

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

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

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

從而請之。光武加呂重賞。

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旁。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入朝。因見之。爲檄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湖陽

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於帝。帝賜宣錢二十萬。語見章宣傳。

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賢。惡傷黨類。妄相

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尙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

日一朝。

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
相以下各敷奏其言。

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

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曰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

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譴卻長吏。曰下多至抵罪。

(集解)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太尉府有長史。故因蕃見譴也。

猶曰蕃名臣。不敢加害。

瑣字文理。高唐人。

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

瑒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

中九年。李膺等曰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

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

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並諫。悉皆誅死。

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

相須。共成美惡者也。

前書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

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

死心社稷。曰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

儒何曰爲異

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

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阮谷中濕處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溫湯處號怒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阮古老相傳以爲秦阮儒處也

昔武王

克殷表閔封墓

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閔閔天封比干之墓也

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

如簧

詩小雅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簧笙簧也言讒人之口以喻笙簧也

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讖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

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曰違聖法進退不可曰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

況髡無罪于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輿

也勃焉

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故使殺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杜預注曰勃盛也

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

廣雅曰茹食也

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

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

論語孔子之言也

昔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

天所棄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謹告也。

天之於漢。怛怛無已。怛怛猶眷眷也。

故殷勤示變。曰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

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梁毅

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使優施舞于魯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也。

帝諱其言切。託曰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

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曰固王業。

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能相持。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故也。

前太尉陳蕃。

忠清直亮。其曰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

〔集解〕周壽昌曰。權官即權臣。

謂持權之官也。

蕃曰。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

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如存。前書袁盎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也。

今帝祚未立。政事

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

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於義不足。焉得仁乎。

〔集解〕惠棟曰。古文論語云。未

知焉得仁。仁與義知相須而成也。知音智絕句。

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曰勸善。表儀曰厲俗。

無德不報。大雅所歎。

詩大雅曰。無言不辭。無德不報。

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

內音納。尚書曰。出納朕命也。

忠孝之美。德冠本朝。

睿愕之操華首彌固

齊宣王對闔丘邛曰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見新序

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

高陽鄉侯印綬

即就也

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目為名竊惟割地之封

功德是為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不曰

其道得之不居也

論語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

詩小雅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注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也

使皇天

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願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

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云得食也

竇太后不

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

〔集解〕惠棟曰采女田聖也永康元年立為貴人

蕃曰田

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

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

嬈音乃了反

中常

侍曹節王甫等與其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

誅中宮會竇武亦有謀。蕃自己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卽趙婕妤也。女尚書，宮內官也。附

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

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也。

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

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並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

〔集解〕周壽昌曰：案竇武傳，蕃謂武曰：蕃以八十之年，是蕃已近八十矣。

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蕃到承明門，使者不內，曰：公

未被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率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人，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

攘臂呼曰：「大將軍忠，君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

甫時出與蕃相^逢。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遇也}

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末賊。

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集解〕}惠棟曰：袁紀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

愈厲，遂執蕃。棟又案後漢南記云：闔寺之黨於宮中詐稱驚，云外有反者，蕃奔入宮。小黃門朱寓以戟刺蕃，與傳異也。王補曰：此事通鑑不取，益兵圍蕃之說，而從袁紀。然張奐傳：曹節矯制使張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深病為所竇，急為申雪，則仍當

以本傳。黃門從官駒，^{駒，騎士也。〔集解〕}惠棟曰：從官駒謂吏從官及駒僕射，宦者為之黃門之屬也。^{〔集解〕}惠棟曰：說文：蹋，踐也。趙岐云：以足踐踏。死老魅，復能損我曹

員數，奪我曹稟假不。^{〔集解〕}惠棟曰：蔡質漢官典職儀云：尚書僕射與右丞對堂稟假錢穀。胡注：時宦官恣橫黃門從官冗濫尤甚。陳蕃自桓帝以來為尚書令，賊其冗濫數格奪其稟假故也。即日害之，徒

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鉅令，^{鉅縣屬沛郡}聞而棄官哭之，收葬

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授考掠。^{〔集解〕}劉敞曰：案文授當作受。惠棟曰：續漢書作受。誓死不言，故逸得免。

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集解〕}惠棟曰：田魯褒記云：逸字子游，洪亮吉曰：案司馬彪九州春秋：逸與冀州刺史王芬等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事不成。震字伯

厚。〔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二謝承書云。震仕爲郡主簿。時戶曹史袁叔權以微過。太守郭琮怒。閉閣罰之。衆皆悚懼。震排闥直入。乃前諫曰。袁史則故御史珍之孫。何爲苛罰。脫有奄忽。如何遂釋之。初爲州從事。奏濟陰

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召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

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僭俗。而驅馳嶮峴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

曰。桓與提衡音義云。衡平也。言二人齊也。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達避也。愍夫世士。自離俗爲高。而人倫

莫相恤也。自遜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自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及遭際

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懷懷乎伊望之業矣。懷懷。有風采之貌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自攜持民心。漢

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

佐才也。

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驥壯盛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駑馬先之

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

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允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曰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嘗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允司徒高弟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允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言事中允

中傷也

明年遂傳下獄

傳逮也

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言它罪被捕司

徒楊賜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

更經也楚苦痛〔集解〕周壽昌曰更字宜從本音猶再也允始以傳下獄茲復被捕是再被楚辱也注訓經則當音作庚恐非

乃遣客謝之曰君

呂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深計。謂令自死。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

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呂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集解〕惠棟曰。孔平仲云。乳合作茹字。胡注。前書王嘉傳。何沮藥而死。乳當作咀。投

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集解〕惠棟曰。考異

云。案隗賜時皆不爲此官。恐誤也。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怨己不責於人也。

是呂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爲雲中守。下吏免。馮唐爲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帝即日赦尚。復爲雲中太守。晉悼宥

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允

呂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爵賞。而呂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

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呂允宜蒙三槐之聽。呂招忠貞之心。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

聽。〔集解〕先謙曰。官本招作昭是。書奏。得呂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

者橫暴。眭眦觸死。

眭音五懈反。眦音士懈反。前書曰：原涉好殺。眭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集解〕先謙曰：官本士懈作士賜。

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

轉側猶去來也。

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

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

石室圖書祕緯要者，曰從。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凡二千兩。董卓遷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車，於道遇雨，分半投棄。

既至長安，皆分別

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

〔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卻姦邪，常以良

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蠶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此一事。與宋梟奏以孝經退賊何異。第所謂六隱事，不知何典。

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

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

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

〔集解〕王鳴盛曰：此鄭泰，而稱其字為公業者，蓋宗父名泰，故諱之。太本

傳篇首一見其名，以不沒其實，而仍改泰為太，其餘俱稱字。郭泰傳同。泰諱誅董卓事，亦見三國魏志泰之弟渾傳。

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

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呂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卓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允納其言，乃受

二千戶。

〔集解〕洪亮吉曰：呂布傳，殺卓後，允封布爲溫侯，蓋允以所讓三千戶封之，又示親密，故同食一縣耳。

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

復結前謀。

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呼雨止曰霽。〔集解〕周書曰：案禮儀志詳請雨，無請霽法。考禮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注謂宗爲雩字之誤，似乎旱則雩祭，水則祭祭也。漢舊儀：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請官止雨。朱繩反，雩社擊鼓攻之。春秋

繁露詳求雨法，亦有止雨法。云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濱絕道，蓋井，晉書禮志云：其雨多則祭祭，亦贖朱衣。閉諸陰。朱索蒙社，伐朱鼓焉。唐開元禮：有久雨祭國門之法，觀漢舊儀知古祭水旱而請霽之法，實始自漢成帝也。

瑞曰：自歲末

呂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

執法，星名。史記曰：太陽微南四星曰執法也。

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

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帝時疾愈，故入賀也。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旣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

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旨安之道也。呂布又欲旨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旨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稜威稜也。音力登反。初懼董卓豺狼。故折

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旨羣下不甚

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

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

〔集解〕劉放曰。今若一旦解兵關東。案文多關東二字。王補曰。通鑑作解兵開關。

可旨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

旨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旨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旨董公親厚。並尙從坐。

〔集解〕洪亮吉曰。丁彥思不知何人。陳范二史于卓傳俱不載。裴松之注極詳。亦不及此。又案卓傳。惟載主簿田儀。陳忠。九州春秋。儀作景。後校魏

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卓廢帝及遷皇太后。讀册畢。衆曰。莫有言尙書丁宮曰。大臣量宜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語稱萬歲。疑宮卽丁彥思。但未有確據耳。王補曰。通鑑無丁彥思三字。

今旣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

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

前書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鐵中，天子制也。

招允曰：公可召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

家，吾之願也。若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

朝廷謂天子也。

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

諸公，勤呂國家爲念。初，允召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召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

〔集解〕王補曰：通鑑作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傕等，語較明確。

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

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

〔集解〕惠棟曰：左傳云：齊侯乃脫歸。魏志王凌傳云：凌及兄晨時皆年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

天子感慟。

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戢棄官營喪

戢音翽

王宏字長文

〔集解〕汪文臺曰郭泰傳注謝承書云太原王長文弟子師位

至司徒則宏乃允之兄也

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爲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

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

詬罵也音大豆反

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

豎者言賤劣如僮豎

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

〔集解〕先謙曰官本眠作眠考證曰諸本同何焯校本眠改眠

目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集解〕蘇輿曰此與史記灌夫傳殺武安侯病見魏其灌夫事相類

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

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目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

〔集解〕周壽昌曰案上文允兩子宗族十餘人皆見

誅害獨兒子長陵得脫則孫黑亦必先通

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

〔集解〕惠棟曰策一作榮見三輔決錄

扶風人頗有才謀瑞目允自專討董卓

之勞故歸功不侯所目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

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趙戢字叔茂

〔集解〕惠棟曰戢歧從子也魚豢典略云戢質而好學音稱詩書愛恤于人不論疏密辟公府入爲尙書選部郎遷平陵令

長陵人性質

正多謀。初平中，爲尙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馘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

慄，而馘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集解〕惠棟曰：典略云：時禍衝來遊京師，詆訾朝士及南見馘，歎之曰：所謂劍則千將，莫邪木

則崎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馘手曰：恨相見晚。宰相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太祖時爲相國。

論曰：士雖曰正立，亦曰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

曰：斯所謂帝之懸解，懸解謂安泰也。

而終不曰猜忤爲覺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緝，合也。易下繫曰：人謀鬼謀，言善設謀雖合而冥運未符也。言觀殄瘁，曷非云亡。殄，盡也。瘁，病也。

言國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大雅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子師圖難，晦心傾節。謂矯性屈意於董卓。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誅卓

爲工被殺爲拙也。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六校補

陳蕃傳汝南平輿人也。地詳章彪傳。

初仕郡集解惠棟曰太守王龔辟爲吏唐珍署爲功曹。柳從辰曰袁紀初袁闓爲郡功曹舉蕃自代曰蕃有匡弼之才不可久屈宜以禮致之於是爲郡功曹

璆字孟玉臨安人有美名集解王補曰至史氏炫博以廣異聞類如此。柳從辰曰蕃爲周璆徐穉置榻謝承書並載之見御覽七百六明是兩事

非炫博也書鈔七十四亦引謝書蕃爲周瑜置榻瑜亦卽璆之譌案此傳下文爲豫章太守不及餘穉事非止避文法之複抑以旣互載穉傳於法當省

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尙書。案文拜上當有召字

同之赤子注惟人其康又。官本注人作民已改回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案說本孟子君人作人君蓋異文

有三空之厄哉。柳從辰曰御覽四百五十二引本書厄作危

又前秋多雨。

官本前秋作秋前是。

舉首嚙眉之感。

錢大昭曰。感古懣字。

蕃與司徒劉矩集解惠棟曰。

至考異非也。

侯康曰。此是劉愷傳與蕃傳之誤。當從桓紀及胡廣劉矩傳。是時司徒實是胡廣。矩自延熹四年為太尉。五年罷。靈帝建寧元年復為太尉。旋即罷。本

紀本傳並同。無論延熹九年矩不在三公之位。並終身未嘗為司徒。攷異之說甚確。今案循吏傳。但言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則矩實止兩為太尉耳。不載為司徒。非傳有漏也。

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注五侯謂盾讓淑忠戟五人。

錢大昭曰。梁統傳。樂平侯梁安國。單父侯梁翟。襄邑侯梁盾。城父侯梁桃。潁陰侯梁馬。俱以冀敗棄市。所謂五侯。疑即此五人。

也。若屯騎校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傳中不言封侯。又傳云。冀一門前後七封侯。蓋指以上五侯及乘氏西平二侯也。若讓淑忠戟皆侯。傳何以不數及之。注說非是。

瓊字文理。高唐人。注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

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南四十里。注謂博州縣誤。

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注論語孔子之言也。

官本無注。

唐室衰微。

官本室作德。

夫民生樹君。注以統理之故也。官本注無故字。

表儀曰厲俗。官本儀作義。

今封蕃高陽侯。錢大昭曰高陽下脫鄉字闕本不脫。

收葬蕃尸。柳從辰曰一統志蕃墓在今汝陽縣東六十里射橋西御覽五十三五百五十九引南康記墓在青龍岡後者誤寰宇記云蕃子孫墓也。

震字伯厚。集解汪文臺曰。至太守郭琮。柳從辰曰今書鈔琮作宗。初為州從事。柳從辰曰書鈔七十三引謝承書又云震辟為部從事曰震宿有負薪之憂力疾就車職重人

輕必不堪久。奏濟陰太守單匡滅罪。柳從辰曰謝書又云時濟陰太守單匡常侍弟在官放恣震請見曰當為鷹犬。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案宦者傳又謂

匡為超弟之子。

而驅馳嶮峴之中。官本峴作阨案峴乃峴之俗體。

王允傳太原祁人也。注祁今并州縣也。今太原府祁縣東南。

王生一日千里

侯康曰虞荔鼎錄王允自鑄一鼎曰千里八分書蓋即取諸林宗語

刺史鄧盛

侯康曰御覽二百九引廣州先賢傳鄧盛字伯真蒼梧人為太尉諸曹掾彭城相左尚以賊罪三府掾屬攷驗論科不竟更選盛覆攷盛到獄洗沐尚解械賜席乃謂尚曰君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尚感盛

至意對曰今使君相於如此尚獨何心敢不以死相歸乎即引筆具對又云盛為稀歸令聞母病解印綬決去太尉馬公嘉其所履服竟辟之初入府為主簿今案靈紀中平元年四月太僕宏農鄧盛為太尉注云盛字伯能與先賢傳作字伯真蒼梧人者迥異豈

同時有兩

鄧盛耶

而讓懷挾忿怨

官本怨作怒

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隗賜時皆不為此官恐誤也

錢大昭曰袁隗未嘗為太尉柳從辰

曰據桓紀是年二月司徒袁隗免三月廷尉崔烈為司徒五月太尉鄧盛罷大僕河南張延為太尉九月特進楊賜為司空傳明有誤今案傳文之誤尚不止此黃巾起事原約期在中平元年三月因事洩遂先期作亂允之拜豫州刺史討擊黃巾別帥發張讓之姦蓋皆即元年二三月事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仍不出元年三月故云一月再徵隗賜之與何進共上疏請亦即在其時時正袁隗為司徒楊賜為太尉官名不過互誤特本未至明年上文明年二字乃誤衍耳否則中平二年並未一赦而允前既以會赦還復刺史是冬又大赦明明指中平元年三月一赦十二月一赦也賜於是年四月曾以切諫忤旨免官此殆亦其一事如移至明年則並兩赦不合已

寬賢矜能。官本矜作務非。

允初議赦卓部曲。至非所呂安之之道也。

柳從辰曰：袁紀：允與士孫瑞議赦卓部曲。案允既慮特赦反啓其疑，必無更議罷涼州兵事。當是或疑涼州人內不自安，有議罷者，抑有議撫留者耳。惟允果

不欲啓其疑，即當奏帝請詔一切不問，並簡拔其材俊，撫而用之。則人情自安，何爲茫無料理，催等乞赦，反拒之耶？則史言前後不離矣。

丁彥思集解。洪亮吉曰。至疑宮卽丁彥思。

柳從辰曰：靈紀：中平四年，光祿勳沛國丁宮爲司空。注云：宮字元雄，不云字彥思也。案宮中平五年遷司徒，六年七月始罷。董卓廢帝，遷太后，卽九月事。宮甫

罷相，何以在尙書，是起居注亦有未足據者矣。

若其不獲。官本若作如。

王宏字長文。

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四引謝承書：宏遷冀州刺史，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宋翼賢儒。

柳從辰曰：王羲之筆陣圖謂宋翼鍾繇弟子。

使改殯葬。

柳從辰曰：山西通志：允墓在祁縣東北五里修善村西。

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

柳從辰曰袁紀黑作異。

爲亂兵所殺。

侯康曰文選二十三注引三輔決錄初董卓之誅也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瑞子也）將家屬至荆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爲李傕等所殺。

論曰士雖曰正立。至則歸成於正也。

案魏志董卓傳注引此論作華嶠後漢書而章懷不云范本華嶠似表注誤范爲華也。

黨綱列傳第五十七

後漢書六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嗜，猶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維人生厚，因物有遷。墨子曰：

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來，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僂。

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時異俗，行音下孟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爲物所牽制，則其志流宕忘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

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

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於埴，治之於金也。埴，猶植。

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呂效己，憑義，呂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遠正，則厮臺解

叔末，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

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

穢，猶奪也。音直。紙反。厮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對曰。賁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風完與齊盟于召陵。此強梁殲氣也。又晉呂甥。郤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此為斷臺解情也。並見左傳。

霸德既衰。狙詐萌起。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反。廣雅曰。狙。獼猴也。以其多詐。故比之也。 彊者曰

決勝為雄。弱者曰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鎰。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見

史記及戰國策。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曰升卿相。史記曰。楚惠王言莊。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集解〕惠棟曰。前書公孫宏傳。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

宰相。封侯。又高誘淮南子注云。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珪。古文圭。士之飾巧馳辯。曰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辭作謀。以釣利於秦也。賈誼過

秦曰。願糧而景從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作詐是。 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敵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敦興。憲

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書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 輕死重氣。

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也。 自武帝曰後。崇尚

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

帝時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己者朋黨之異己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同門妒道真〔集解〕惠棟曰協當作挾古字通黃瓊傳黃門協邪是也

至王莽專僞終於

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紉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

謂龔勝薛方郭欽蔣詡之類並隱居不應莽召

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

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

謂逢萌嚴光周黨尙長之屬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

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

〔集解〕惠棟曰說文覈實也考事而窄邀遮其辭得實曰覈

裁量執政

僻直之風於斯行矣

僻恨也音邢鼎反〔集解〕惠棟曰離騷經云鮀僻直以亡身先謙曰官本恨作很是

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

禮記曰下

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集解〕官本考證曰注。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今孟子無此文。

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

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

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初委反〔集解〕通鑑胡注揣度也量也度量其輕重長短而爲譏議也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

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晁音質。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集解〕杭世駿曰：讀者多以為唯諾之辭，非也。

此王公守相答箋啓符牒之文，如人主之制，惠士奇曰：諾，猶今施行，謂之畫。諸六朝有鳳尾諾，王充論衡云：曹下案目，然後可諾，然則畫諾，天子亦然。

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謝承書〕曰：成瑨

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盤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怙恃貴勢，不畏法網，功曹岑晁，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答殺之。桓帝徵瑨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

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

冠，猶首也。〔集解〕錢大昕曰：案何顯傳亦云：郭林宗、賈偉節等，蔚宗避家諱，故郭泰不書名，並偉節亦字之。岑晁傳：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亦因郭而及朱也。

並與李膺、

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公族進

階。

公族，姓也。名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為公族，大夫韓無忌號公族穆子，見左氏傳。〔集解〕惠棟曰：案公族進階，魏齊卿，皆見郭泰別傳，傳中所載皆書字，以進階為名者，非也。又王純門生碑陰，有勃海公族進階碑，凡一百九十三人，皆書字，此

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

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集解〕惠棟曰：劉寬碑陰，門生名曰魏傑，字齊卿，扶風杜陽人。官皮氏長，又鄭注論語云：危，高也。

自

公卿曰：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

〔集解〕惠棟曰：翼奉風角書云：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甲上來，有

大赦期在六十日冬至後丁巳日有風從巳上來有大赦徐堅云

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

〔集解〕惠棟曰考異云齊時為司隸非尹也

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

〔集解〕惠棟曰裴駰云捕得七日赦出也

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召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諄其占

〔集解〕錢大昕曰諄當作訊詩訊之占夢訊問也古

書訊諄二字多相亂然訊訓問諄訓告音義全別詩歌以訊之莫肯用訊皆諄之譌此又誤訊為諄

成弟子牢修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牢順續漢志作牢川

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

十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說文曰誹謗也着韻篇曰訕非也

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

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實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

構募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其遁逃不獲懸千金以購之

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詡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

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

榜

希望也標榜猶相稱揚也榜與榜同古字通〔集解〕通鑑胡注立表以示人曰標揭書以示人曰榜標榜猶言表揭也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雅俗矣史記表商容閭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也標

榜義取諸此

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

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集解〕惠棟曰：昱一作翌。三君八後錄云：語曰：天下好交荀伯條。

杜密、〔集解〕惠棟曰：語曰。

天下良輔

王暢、劉祐、

〔集解〕惠棟曰：語曰：天下稽古劉伯祖。

魏朗、

〔集解〕惠棟曰：語曰：天下忠平魏少英。

趙典、

〔集解〕惠棟曰：語曰：天下才英趙仲經。

朱寓、

〔集解〕惠棟曰：語曰：天下冰凌。

杜周甫、

朱季陵、薛瑩、
漢書作寓。

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

〔集解〕惠棟曰：三君八後錄無范滂，有劉儒。

尹勳、蔡衍、羊陟、

爲八顧。顧者，言能引德行人者也。張儉、岑晷、劉表、陳翔、孔昱、范康、

〔集解〕錢大昕曰：荀淑、竇武傳並作苑康。

檀敷、

〔集解〕惠棟曰：日本傳及韓

敕碑，皆作敷。三君八俊錄云：語曰：海內通士檀文有。

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

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

度尙、

〔集解〕惠棟曰：語曰：海內清平度博平。

張

邈、〔集解〕惠棟曰：語曰：海內嚴恪張孟卓。

王考、

〔集解〕惠棟曰：語曰：海內依怙王文祖。

劉儒、

〔集解〕惠棟曰：三君八俊錄無劉儒，有劉翊。語曰：海內光光劉子相，見獨行傳。

胡母班、秦周、

〔集解〕惠棟曰。

語曰：海內貞良秦平王。

蕃嚮、王章、爲八廚。

蕃，姓也。音皮。〔集解〕顧炎武曰：蕃音皮。皮古音婆。漢人讀鄙爲婆，不知皮之爲婆，遂讀蕃爲毗矣。胡三省以爲皮字，乃傳寫反字之誤。亦非。三君八俊錄云：海內修整蕃嘉景，海內賢智王伯

義。廚者，言能目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竝，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

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目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

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爲八顧。公緒，姓也。〔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劉表與同郡人張隱等爲八交，或謂之八顧也。朱楮、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羸

咨、宣、褻、爲八及、刻石立墀、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墀，除地於中爲壇，音禪。魁，大帥也。〔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先是儉等相與作衣冠，紮彈，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又猶古

之八元，八凱也。又鄭康成禮記注云：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刊削，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

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

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沒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

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睚音五懈反，廣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瞋目貌也。史記曰：睚眦之際必報。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

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集解〕惠棟曰：袁紀鸞上

書云：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泥塗，謀反大逆，尙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也。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

益州、檻車收鸞。〔集解〕惠棟曰：丁度云：鸞載囚車，通作檻。送槐里獄，掠殺之。〔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掠，笞也。劉熙釋名云：槌而於是

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光和二年上

祿長和海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集解〕惠棟曰靈帝紀注作和浮和姓本自義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劉寬碑陰有狝氏長河內波人和政公直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

已經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帝覽而悟之黨錮

自從祖卞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

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

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集解〕

何焯曰牢修告膺朱並〔集解〕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集解〕王補曰鈞黨之禍激於權奄恣為盜藉刑賞亂國隨以傾備始漢季而白馬東林覆車頻

仍范序涕泣而道垂戒百世治國聞者尙其鑒諸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尙郭林宗

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

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

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

〔集解〕惠棟曰璋一作章儀一作義三君八俊錄云海內賢智王伯義又蔡邕王子喬碑有相國東萊王璋字伯義者水經注引作王璋然則璋當作章儀當作義義同韻與儀異錢大昕曰漢以太常廷尉衛尉光祿勳宗正大司農大鴻臚太僕少府爲九卿而官名無卿字猶太尉司徒司空不繫以公也兩漢國志書太常廷尉宗正等從無繫以卿字者此傳少府卿當衍卿字漢有衛尉卿衡万碑及韓敕後碑有云故少府卿任城樊府君此流俗之稱

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

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

〔集解〕洪亮吉曰案謝承書周景傳沛國朱寓爲從事竇武傳尙書朱寓徵虜江太守朱寓等列于朝廷以朱寓爲司隸校尉薛瑩書天下冰凌朱季陵范史亦略

之第著爲沛人而止無怪趙典之傳于前而忘于後也惠棟曰魏明帝甄表狀云寓一名詡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者告本郡訪問耆老識寓云桓帝時遭難無後三君八俊錄云寓字季陵

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

名見而已

〔集解〕洪亮吉曰案尋前後義例若典官爵邑里俱無可考者故聊附于此今案十七卷中有趙典傳注引謝承後漢書獻帝即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等皆下獄自殺校其行事則十七卷中之趙典與此斷非兩

人且下卷郭泰傳卽云太常趙典舉泰有道則八俊中著名者李杜王趙爲最范史何憤憤耶又崑山顧氏謂有兩趙典蓋因典傳言病卒而注引謝承書下獄自殺故疑有兩人然考王暢傳一言卒于家而承書云同典等自殺豈一時復有兩王暢耶又有辨者薛瑩漢書八俊趙典下天下才英趙仲經豈同名者復同字耶范史矛盾頗多不必爲之曲解也又有見諸者曰子著兩漢同姓名錄凡同姓名而同時者極多何由知無兩趙典耶曰縱有兩人但既與陳竇等謀誅中常侍矣何容不列之三君八俊中而顧舍此及彼乎又斷無可疑矣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好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嵩舉淑賢良方正。辭曰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與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五十六謝承書云。對策十二科。爲天下諸儒之表。

拜議郎。又陳時政

得失災異之占。

〔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又字。初未曾有陳。何得言又。周壽昌曰。此承上對策而言。言對策既第一。而又陳占皆驗也。案文應有又字不多。

事皆效驗。再遷尙書。納忠建

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曰。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呂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淑爲侍中。朝夕建議。竭忠于朝。補正二百餘事。悉有章篇。朝廷有疑事。密諮問焉。

靈帝卽位。宦官

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時爲太尉。

漢官儀曰。修字伯游。

父益。趙國相。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修生諒。諒字世益。趙國相。生膺。

膺

性簡亢。無所交接。

亢高也。

唯呂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

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

〔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青州凡六郡，惟陳仲舉爲樂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並棄官而去，其威望如此。

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

郡太守。呂母老，乞不之官。

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感恩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朝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

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

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懼。

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疾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

呂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

人。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

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陵後呂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者所羞。

漢官儀曰：樊陵

字德

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集解〕王補曰：王厚齋攷史云：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肯

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洒掃，荷爽謁李膺，因爲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

乃復徵爲度遼將軍。

〔集解〕惠棟曰：袁紀：天子聞劉陶之言，而嘉膺之能，遷度遼將軍也。

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

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

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呂歸。

溷軒，厠屋〔集解〕惠棟曰：劉熙釋名

云廁或曰溷言溷濁也。或曰軒前有狀似殿軒也。

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

等。共同心志。糾罰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

莅呂羣賢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

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憊之難交。兩國之懼。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獵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攝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梁惠王瑋

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呂四臣

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尙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

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懼而

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

舉邪臣。肆之呂法

肆。陳也。集解。惠棟曰。呂覽仲春紀云。無肆掠。高誘云。肆極也。

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

十一

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其故對曰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試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

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

今膺等投身彊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

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曰武帝捨安國於徒中

景帝時韓安國爲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爲二千石拜爲內史臣賢案此言武帝誤也

宣帝徵張敞於亡命

張敞爲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家冀州亂徵敞爲冀州刺史

棍前討荆蠻

均吉甫之功

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征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棍以順帝時討長沙武陵蠻夷有功故以比之

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斬首萬級沒溺以千數降者十萬人收捕寶布卅萬匹不費官財振旅還師

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

謂祐奏梁冀弟曼又爲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唯仲山甫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

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曰赦過宥罪

易解卦象詞也

卦坎下震上解坎爲險爲水水者雨之象震爲動爲雷王弼注云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

乞原膺等曰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

讓弟朝爲野王令

〔集解〕惠棟曰袁紀作陽翟令張輿又膺爲河南尹時考殺之也

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

匿兄讓弟舍藏於合柱中。

〔集解〕通鑑胡注合木爲柱安足以容人合柱謂兩柱相直兩屋相合處也。

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

辭畢卽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曰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

〔集解〕惠棟曰建武三年詔曰吏不滿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

罪先請朔爲縣令法應先請然後加刑也。

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

公羊傳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乎天子之側者也罪不定已可知

矣何休注云歸之子者決辭也。

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

解見張輔傳

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

臣到官已積一句。

〔集解〕惠棟曰袁紀作二句。

私懼言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覺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

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

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積

陋膺獨持風裁呂聲名自高。

裁音才代反〔集解〕惠棟曰膺家傳云膺恒以疾不送迎賓客二十日乃一通也。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以魚爲喻也龍

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

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

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愛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

解見耿
奔傳

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

者乎。不肯平署。

平署。猶連署也。《集解》惠棟曰。釋名云。書文。書檢曰署。署。予也。題所予者官號也。周禮。司刑詔刑罰。鄭玄云。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如今律家所署法矣。平署。猶平奏也。

帝愈怒。遂下膺等於

黃門北寺獄。

獄名。解見
靈紀也。

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曰。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

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

以朝廷爲
汙穢也。

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苟爽恐

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曰。全亂世。爲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帖瞻望。惟日爲歲。

論語曰。鯉趨而過
庭。子曰。學詩乎。曰。

宋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詩曰。陟彼帖兮。瞻望父兮。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爽致敬於膺。故以父爲喻也。

知呂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

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

上帝。謂天子。
鼎臣。卽陳蕃。

人鬼同謀。

易下繫曰。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

呂爲天子當

貞觀二五。利見大人。

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集解》惠棟曰。繫下云。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觀象傳曰。中正以觀天下。觀六二。九五。居中正。應所謂貞觀二五也。大人謂五天子。貞觀二五。君臣同道。則臣

得利見。故曰利見大人。註以乾二五。並曰利見。不通從易者也。

不謂夷之初日。明而未融。

夷。傷也。融。明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爲日。坤爲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且乎。以膺黜。故喻之也。

虹

蜺揚輝，弃和取同。

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弃和，謂弃君子，同小人也。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

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曰：大人

休否，休否，謂休廢而否塞。

集解惠棟曰：九家易云：否者消卦，陰欲消陽，故五虛私居，正以否絕，故曰休否。

智者見險，投呂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曰：君子以險德避難，不可榮以祿。集解惠棟曰：蹇豕傳云：蹇難

也。陰在前也。見陰而能止知矣哉。

雖匱人望，內合私願。

匱乏也。

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

毛萇詩注曰：衡門，橫木為門。

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

士，乃呂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

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

左傳曰：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

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

蜀郡景毅子願。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毅字文堅，梓潼人也。太守丁羽察舉孝廉，司徒舉治劇，為沅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遷太守，上計吏守闕請之，三年不絕。以子願師事李膺，膺誅自免，久之拜武都令，遷益州太守，年八

十一而卒。

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呂漏奪名籍，苟安而

已。〔集解〕劉攽曰。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惠棟曰。續漢書作漏脫。奪與脫古字通。見山海經注。

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

謝承書作珪。〔集〕

解〕惠棟曰。世系云。膺三子。瓚。瓚。瓚。字叔瑜。東平相。避難復居趙。生志。恢宣。

初。曹操徵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

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

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

〔集解〕惠士奇曰。鄉。齊大謂之鄉佐。

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集解〕惠棟曰。鄭玄別傳云。玄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

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

〔集解〕惠棟曰。

風俗通云。密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相屬。

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

軌。車迹也。言絕人事。

太守王昱謂密曰。劉

季林清高士。

〔集解〕先謙曰。官本。林作陵。考證曰。陵本或作林。

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

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

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蟬寂寞而無聲。〔集解〕惠棟曰。蔡邕月令章句云。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方言

曰。蠶謂之寒蠶。寒蠶。瘖蠶也。風俗通。密對昱曰。劉勝位故大夫。俯伏甚於蠶。冷澆比如寒蠶。無能往來。此罪人也。

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

力行。謂盡力行善也。禮記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遠

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集解〕惠棟曰。應劭論此事云。

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晏。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登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己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王補曰。王厚齋攷史云。爲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能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後桓帝徵拜尙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

人亦稱李杜焉。

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

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

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室。唐緒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尙書。仕郡。爲主簿。郡將少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

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而但做佞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爲使子就祐授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集解〕先謙曰。安國今保定府祁州南。

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

補尙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僚類所歸。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祐有才辨。自在臺閣。陳國家事故。每有奏決於口筆。爲羣

僚所伏。

除任城令。兗州舉爲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昱。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昱

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

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準也

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

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

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

累氣屏息也集解通鑑胡注固障固也惠棟曰案固與錮同隗囂傳規固山澤西羌傳規固二輪亦此義

祐移

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

集解惠棟曰科品謂科條品制也安帝元初元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條也

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

輒曰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曰譖毀不用延篤

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

三讓解見和帝紀

延陵高揖華夏仰風

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札札襄其室而耕乃舍之

吾子懷蘧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

蘧暖字伯玉甯子名愈並衛大夫論語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

微妙玄通沖而

不盈

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蔑三光之明未暇曰天下爲事何其劬與

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

方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集解〕惠棟曰：法言云：年彌高而德彌劭者是孔子之徒歟。

靈帝初，陳蕃輔政，呂祐為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

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集解〕先謙曰：注見度尙傳。

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

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卻仲信學春秋圖緯。

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

又詣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

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相國。

〔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何焯校本改國相。

多行非法，朗與更相

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

中，猶中傷。

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為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

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尙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尙書令陳蕃

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尙書。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再昇紫微，嘗謬禁者，不屈豪右，為百僚所服。

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

門，整法度，家人不見董容。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朗動有禮序，室家相待如賓，子孫如事嚴君焉。

後竇武等誅，朗呂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

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爲牛渚圻。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朗被徵，乃慷慨曰：丈夫與陳仲舉、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海內列名八俊。〔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魏子三卷。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植。〔集解〕先謙曰：郡人畏而事官本植作殖是。

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集解〕惠棟曰：猶並門也。〔集解〕惠棟曰：案高士傳，高氏名儉。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云：太尉趙戒舉馥。

不詣，遂隱身。陶宏景云：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

馥雖不交時宦，然曰：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

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

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曰生爲，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集解〕惠棟曰：相州縣。隱匿姓名，爲治家備。

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集解〕惠棟曰：涅陽縣，屬南陽郡。

紀作滎陽，魏郡鄴縣有釜水，或是滎水之陽。案漢末林慮，鄴縣皆屬魏郡。馥入林慮山，靜追之滎陽市中，爲得其實。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

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曰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曰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

百禍見追也。

〔集解〕王補曰：通鑑作弟李何載，禍相餽乎，係從實紀而改也，爲乎。

明日別去。

〔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云：後有人識其聲者，以告同郡上黨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覆自匿不肯見，潛車三反乃得，覆。

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

安衆在今南陽縣西南，仍有其名，無復基址也。〔集解〕先謙曰：今南陽府鎮平縣東南。

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爲

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

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集解〕先謙曰：今天津府鹽山縣東南。

初察孝廉，歷慎令，具丘長。

慎縣屬汝南郡，具丘縣屬清河郡。

皆曰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日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

征羌解見來歙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集解〕惠棟曰：劉孝標案：張璠漢紀云：滂，汝南伊陽人，案汝南無伊陽，或細陽之誤也。先謙曰：征羌注見公主傳。

少厲清節。

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

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爲四行也。〔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滂舉孝廉爲光祿主事也。

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曰

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

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

而去。

版，笏也。〔集解〕惠棟曰：沈約云：滂執版入閣，至坐蕃不尊滂版，滂投版振衣而去。

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曰公禮格之。

格，正也。今成

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邪？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

漢官儀曰：三公聽探長史

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集解〕蘇輿曰：此與蔡邕傳熹平五年制書令三公謠言奏事爲兩事，彼議旋而寢息，此令三公掾屬特具文而已。故滂所劾被責

於尙書也。王補曰：彼令三公此令掾屬，觀注引漢官儀甚明。

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尙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

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曰汗簡札哉？問曰會日迫促。

〔集解〕通鑑胡注：會日，謂三府掾屬會于朝堂之日也。

故先舉

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

左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忠臣除姦，王道日清。若臣言

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觀時方艱

〔集解〕王補曰袁紀艱下有難字

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

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

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曰頌請資資用為吏滂曰非其人寢而

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曰利刃齒腐朽

裁音才載反

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

乃止郡中中人曰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曰為范黨後牢修誣言鉤黨

鉤引也

滂坐繫黃門北寺獄

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

〔集解〕惠棟曰繫虞集記云故事祀皋陶于廷尉

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

帝謂天也

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曰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

〔集解〕惠棟曰高誘淮南子注

云格滂牀也

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曰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塔下

三木項及手足皆有

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絳關三木也

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推忠國

〔集解〕

王會汾曰案江寧顧氏本作不惟惟字義長左氏傳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

而共造部黨自知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

皆引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

探湯諺去疾也見論語

欲使善善同其清

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引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

如何

〔集解〕劉放曰見則案文當作則見

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

〔集解〕劉放曰案文循皆當作修

身死

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滂曰願賜一幡于首陽山側

甫

愀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

鄭玄注周禮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滂被詰受幾臧賊滂曰曾為北郡督郵汝陽有記囊表裏六尺若以此為臧臧直六十耳

滂後

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

兩車也尚書曰戎車三百兩

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

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

〔集解〕惠棟曰案袁紀陶字仲才陶潛孝傳云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極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

命或云陶字仲子周斐汝南先賢傳云穆字子敬安成人也為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肅清太守荆寓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遂投板於內出則臥病寓知不可移遂從之

滂顧謂

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

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左傳。

晉討欒盈之黨。殺叔向之弟羊舌虎并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書曰。自功曰伐也。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傳。驛舍也。音知戀反。滂聞之曰。

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

何敢言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言供養。仲博滂弟也。滂從龍舒君

歸黃泉。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顯字叔矩。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

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膺杜密。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願謂其子曰。吾欲

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

前書班固曰振拔汙塗跨騰風雲也〔集解〕惠棟曰膺以弛刑徒再遷爲司隸校尉也

蘊義生風。曰鼓動流俗。

周易曰鼓以動之〔集解〕先謙曰官

本考證云諸本同王會汾云案易無此文

激素行。曰恥威權。立廉尙。曰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

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論語之文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頌。爲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曰地執尙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尙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集解〕蘇輿曰尹勳既自有傳。不當附見劉瑜傳中。又彼云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徒。都鄉侯。彼作宜陽鄉侯。互相違戾。此范氏疏處。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

項。今陳州項城縣也。

少明經。講授。曰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

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奏

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爲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輪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曰：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卽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

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
〔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家世衣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

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曰：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陵爲太尉，非司徒。大鴻臚郭

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曰：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

永，

〔集解〕先謙曰：官本亦作永，考證曰：永，毛本作冰，監本作水。今從宋本。先謙案毛本並不作冰，不知所據何本。

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

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

〔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六謝承書云：陟下車，禁絕豪

右囑託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于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

張耳大梁人也高祖立爲趙王

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曰刺史非其

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爲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

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

殘暴百

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得通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及苑康傳皆云儉殺覽母此云覽遏絕章表並不得通似與

本傳互異案侯覽傳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是儉先殺覽母然後奏其罪惡爲覽遮截不得上也周壽昌曰案據後范康傳云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云云是不待得請而行誅矣以常侍權勢熏灼儉位止督郵擅命誅殺并案及宗黨賓客恐於情事不合當以此傳所言爲實又侯覽傳覽於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塚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云云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進御覽遂誣儉爲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是覽母已前死儉於其母死後劾之特請誅覽尉宗錄舊史及各家傳成書未及互審耳

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爲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

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

〔集解〕通鑑胡注望門而投之以求止舍困急之甚也王幼學云窘迫之中見門即投歸而止宿求

隱匿也

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

〔集解〕錢大昕曰胡注外黃縣屬陳留郡黃縣屬東萊郡

毛欽蓋為黃縣令外字衍惠棟曰袁紀督郵毛欽案外黃屬陳留或欽是外黃人行令字耳

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

欽因起撫篤曰蓬伯玉恥獨為君子

〔集解〕蘇輿曰此語亦見王暢傳

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

其半矣

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集解〕周壽昌曰公沙穆傳穆為繒相稱繒侯曰明侯猶明公也與此明府稱明廷相似

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

〔集解〕惠棟曰袁紀篤導

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

曰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目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

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樸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

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目百數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

〔集解〕惠棟曰孔融衛尉碑州宰爭命辟皆不就復以衛

尉徵明詔嚴切敕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

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

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入秦為昭王相昭王乃遣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

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乃出迎齊聞信陵初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

季布逃亡朱家甘罪

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窘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髡鉗布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

布也。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灌嬰。說之曰。李布何罪。臣各爲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爲河東守也。

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

憐其壯志。而爭爲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曰。區區一掌。而欲獨壟

江河。

壟。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贊障江河。用沒其身。

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岑晳。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

棘音力。〔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晳音質。

父豫爲南郡太守。

〔集解〕官本考證曰。豫。監本作像。從宋本改。惠棟曰。世系云。岑彭生遵。豫。遵之曾孫也。

曰貪叨誅死。方言曰。叨。殘也。

晳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曰。有道見徵。賓客滿門。曰晳非良家子。不肯

見。晳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晳有高才。

〔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晳高才。

絕人。五經六藝。無不洞覽。

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李膺。王陽。稱其有幹國器。

〔集解〕先謙曰。官本。陽作暢是。

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

天下之志。

爾雅曰。董。督正也。

太守弘農成瑨下車。

〔集解〕惠棟曰。李善音津。司馬光音。卽忍切。案馮緄碑作晉。

欲振威嚴。聞晳高名。請爲功曹。又

曰張牧爲中賊曹吏。

〔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中字。吏又當作史。

瑨委心晳。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

〔集解〕惠棟曰。陳蕃

傳作汎。徐天麟引考異當從汎。又案謝承書作張子禁。則汎字子禁也。

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目賂遺中官。自此並得顯位。恃

其伎巧。用執縱橫。眭與牧勸璿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眭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

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璿下獄死。眭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

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眭逃于江夏山中。徙居吳郡。生亮伯。亮伯生軻。吳

會稽鄞

陽太守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

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

〔集解〕惠棟曰。謝承

書云。翔遷太守。寬猛俱濟。

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

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目無驗見原。

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

臣賢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為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

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蓋諡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集解〕惠棟曰：案韓敕碑陰有御史孔翊元世，又史晨饗孔廟後碑有故尚書孔立元世，立即翊也。孔氏譜載翊為孔子十九世孫，寶刻叢編云：漢御史孔翊碑，熹平元年立在家前，孔子十九世州舉孝廉，拜御史，遷中牟洛陽令，見闕里記。今傳云：七世祖霸，則昱為二十世孫，又昱未嘗為御史，尚書似有闕誤。但皇甫規傳及魯國先賢傳皆作翊，又皆字元世，所未詳也。三君八俊錄云：昱字世元。

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

家學尚書

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

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

〔集解〕惠棟曰：魯國先賢傳云：翊為洛陽令，置水器于庭。

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

目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

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集解〕惠棟曰：范當作苑，先謙曰：重合，今武定府樂陵縣西。

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

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

田宅皆遺還之。

〔集解〕先謙曰：遺蓋追之譌。

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

常疾閹宦，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兖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

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爲訟，乃原還本郡，卒于家。

〔集解〕惠棟曰：後魏地形志云：安德

郡重合縣有苑康冢。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

瑕丘，今兖州縣。〔集解〕惠棟曰：鄭元三禮目錄云：檀弓者，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

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

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

〔集解〕惠棟曰：案韓敕碑陰敷嘗爲大將軍掾。

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

靈帝卽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

蒙縣屬梁國。

召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

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

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

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集解〕汪文臺曰：類聚九十二謝承書云：廣漢劉儒，字叔林，御覽九百七九百二十事類賦注二十三類聚九十二謝承書云：儒爲東郡太守，赤烏巢於廳事屋梁，免產。

於林下。是叔林廣漢人。而官東郡。與范史不同。先謙曰。今莘縣仍治陽平。

郭林宗嘗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數儒有珪璋之質。終必爲令德之士。詩曰。如珪。

如璋。令問令望。

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

切。帝不能納。出爲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新息。今豫

州縣。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

就發

處案驗也。

而掾吏欲引南。

〔集解〕劉敞曰。案文。吏當作史。說處具前。通鑑胡注。引南。引車而南。

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

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而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

生女。名爲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

大禍不解。

〔集解〕通鑑胡注。彪。潁川人。自潁川至洛陽爲西行。

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曰。此大赦黨人。

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曰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望怨也

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視也左傳之文也公孝曰要君致釁自遺其咎〔集解〕惠棟曰君謂成瑨也吾曰不

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曰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

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顥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集解〕先謙曰今襄陽府棗陽縣東北也少遊學洛陽顥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

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集解〕惠棟曰顥別傳云顥有人倫鑒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顥顥謂曰君用思精而顥不高將為良醫卒如其言仲景名機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

篤病將終顥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顥感其義為復讐曰頭齧其墓齧祭祭也音竹歲反及陳蕃李膺之敗顥曰與

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集解〕劉放曰案文問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

祇在汝南則無用問字不當云荆蓋汝南南郡兩字也南郡則屬荊州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詩大雅曰予曰有眷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毛萇注曰諭德宣譽曰奔走也

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顓常私入洛陽。〔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顓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扃者爲求援救。

曰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衆。〔集解〕王補曰黨錮諸公意存矯枉夏顓賈彪較爲裁正何顓保全善類近中道矣及黨錮

解顓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顓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顓曰爲長史託病不就。〔集解〕惠棟曰漢末名士錄云

顓由北軍中候遷長史也。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顓曰它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集解〕王補曰諸史無言荀爽圖卓

者惟見爽本傳及何顓傳殆由或作僞以欺耳目范史摭而錄之耳袁紀言是時忠正者慷慨懷道者深默爽解禍於董卓之朝旬日之間位極人臣君子以此譏之或蓋病此獨計以爲詭稱圖卓可解當世之譏然無可附以市重而取信於時者惟爽爲顓等所薦拔

又與王允同官三府二子方以殺卓爲時矜頌是足以附耳且彼皆既死孰與明其詐此飲藥以蓋謀篡之智也既而并致顓屍葬爽冢傍謂合志同穴更足證成其事其虛僞益不可掩矣史通謂八龍之目出於家傳徵彼虛譽定爲實錄何與是非其有見於斯乎

初顓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曰是嘉之嘗稱穎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爲尙書

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顓屍而葬之爽冢傍。〔集解〕劉牧曰西迎叔父爽案文致顓屍又葬冢傍則爽亦死矣明脫一喪字王補曰袁紀顓與荀攸鄭太种輯謀卓事垂就而發覺攸故顓

繫獄顓憂思自殺本書鄭太傳亦言太與顓攸共謀殺卓事洩顓等被執而顓本傳獨言與荀爽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顓以它事爲卓所繫與諸書異蓋允手正董卓之誅爽既死而被虛美均不可言事洩因謂顓爲他事所繫耳事涉虛僞諸多違反故通鑑不載顓

死。考異於攸與太輯之謀。并疑魏志並列顯及伍瓊爲誤。殆覺其詳耳。先謙曰。官本。冢上多一之字。

贊曰。渭曰涇濁。玉曰礫真。物性既區。嗜惡從形。

礫音歷。說文曰。礫。小石也。言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真。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形有善惡也。以諭彼李膺等與宦豎不同。故

相憎。蘭猶無並。銷長相傾。

薝。臭草也。左傳曰。一薰一薝。十年尙猶有臭。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銷。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銷。老子曰。高下相傾也。〔集解〕先謙曰。官本。銷並作消。是。

徒恨芳膏煎

灼燈明。

前書。龔勝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七校補

黨錮列傳宏農成瑨但坐嘯注盤牙境界

柳從辰曰注牙應作牙即互字官本亦誤

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

案資即宗承之父侯康曰世說

方正篇注引楚國先賢傳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問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促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敕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御覽三十七引宋躬孝子傳宗承父資喪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間土壤高五尺松生焉柳從辰曰一統志資墓在今南陽縣東北

不畏強禦陳仲舉

侯康曰御覽四百六十五引袁山松書不畏強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又羣輔錄作天下義府陳仲舉

李膺爲河南尹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膺時爲司隸非尹也

侯康曰通鑑繫張成事于延熹九年靈紀於是年載司隸校尉李膺等下獄故云膺時爲司隸然本紀九年無敕惟

八年三月大赦天下則張成推占當赦命子殺人實在八年三月前八年二月河南尹鄧萬世下獄死膺即代之其治張成必在是時通鑑敘此事於九年爲黨禍緣起則可竟謂爲九年事而改尹爲司隸則誤矣補注從之非是案延熹九年無敕膺按張成教子殺人事不當在九年侯說是也惟膺之官河南尹究在何年雖不能定而按張成事則必不在八年蓋據膺本傳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表按羊元羣罪反坐輪作左校就再遷言似官河南尹本距二年不遠至輪作左校則已在八年春故應奉上疏理膺等云

自春迄冬不蒙降愆而陳蕃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讓曰臣不如強刑徒李膺可知其爲八年春也即使膺八年二月代鄧萬世爲河南尹三月輪作左校亦因按羊元羣事非因按張成事也據桓紀延熹二年以後四年六月及六年三月皆嘗更敕膺九年以黨事下獄由牢修之誣告范史推原禍本謂仍因前按張成事者以修爲成弟子耳實則其事固不當在九年抑不必在八年四年六年均可也（孔融被害於建安十三年年五十六十歲見河南尹李膺是爲延熹五年似膺四年已爲河南尹）所難解者膺之輪作左校本傳及陳蕃傳皆謂膺河南尹馮緄傳則謂膺司隸校尉本傳有復拜司隸校尉之文是前本嘗爲是官矣如按張成事在四年六年膺爲河南尹時而輪作左校時膺亦官河南尹是亦再爲也否則中間如劉祐杜密羊陟梁不疑鄧萬世等皆嘗官河南尹膺豈能久守是官哉此則范書之疏繆不能曲爲之諱者也

皆懸金構募

官本構作購是

寶武劉淑陳蕃爲三君

侯康曰世說品藻篇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強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送槐里獄掠殺之

柳從辰曰袁紀鸞棄市時年九十本郡閭其無辜今案作棄市與掠殺異

上祿長和海注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

今階州成縣西南

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注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

今萊州府掖縣東北六十里城與成通郡國志東萊有曲成侯國

集解

惠棟曰：璋一作章。至義同誼，與儀異。

柳從辰曰：羣輔錄，章又作商。案上文王章爲八府，字本作章，此又作璋，必有一誤。惠氏定以作章爲正字，商之篆文亦惟與章相近，當亦章之譌也。至故書儀

通作義，迭見周禮音訓。書之父義和，鄭讀義爲儀。春秋之邾儀父，前書引作邾義父，似不必多爲之辯。

朱寓沛人，集解，洪亮吉曰：至以朱寓爲司隸校尉。

柳從辰曰：袁紀，寓爲司隸校尉，奏河東太守單安，河內太守徐盛，臧罪，上詔安盛廷尉治。安盛中常侍單超，徐璜之弟也。馮寵干紀

澶貨
害政。

唯趙典名見而已。集解，洪亮吉曰：至天下英才趙仲經，豈名同者復字同耶。

案趙典之辨，已詳前趙典傳。范書於黨綱傳疏舛尤甚，此聚訟

之所以滋多也。侯康曰：惠氏補注引三君八俊錄未備，不知其去取之意安在。今取惠氏所未收者，以羣輔錄之文詳著於下。天下忠誠寶游平（寶武）天下德宏劉仲承（劉淑）天下和雍郭林宗（郭泰）天下慕恃夏子治（夏馥）天下英藩尹伯元（尹勳）天下清苦羊嗣祖（羊陟）天下璠金劉叔林（劉儒）天下雅志蔡孟喜（蔡衍）天下臥虎巴恭祖（巴肅）天下通儒宗孝初（宗慈）海內貴珍陳子鱗（陳翔）海內忠實張元節（張儉）海內審譔范孟博（范滂）海內才珍孔梁人（孔昱）海內彬彬范仲真（范康）海內珍好岑公孝（岑陞）海內所稱劉景升（劉表）海內珍奇胡母季皮（胡母班）

劉淑傳，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至對策爲天下第一。

錢大昭曰：种暠爲司徒，在延熹四五年，非永興時。傳誤。柳從辰曰：袁紀載延熹八年詔舉

賢良方正。河南劉淑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上驕盈。則澤不下流。由是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整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所矣。今案永興二年及延熹八年。桓紀皆有詔舉賢良方正事。然鬻於延熹六年。既以司徒薨於位。則八年當然無舉淑之事。淑是時距下獄不過三四年。必已官至侍中。中郎將矣。是袁紀之說不能合也。然則傳書永興二年固不誤。是時鬻蓋尙宜大司農。而傳誤爲司徒耳。

李膺傳。膺性簡亢。

侯康曰。世說賞譽篇。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注引李氏家傳云。膺岳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李府君。額額如玉山。

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

侯康曰。商芸小說。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恆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

注。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

今地見張霸傳及陳

實傳校補。綸輪通。

其見慕如此。

侯康曰。御覽四百四十七引袁子正書。李膺言出於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言者。則鄉黨非之。李君與人同輿載。則名聞天下。

昭奚恤莅莅呂羣賢。注。新序曰。

至未可謀也。

柳從辰曰。注。太宰子方。今新序作太宗子敖。獵理亂之遺風。今新序獵作攝。案宰作宗。今本之誤。獵攝亦音近而譌。

齊威王答呂四臣。注。吾臣有盼子者。

官本注。盼作盼。

從者七千餘家。

官本注。千作十。誤。

緄前討荆蠻。

官本則蠻作蠻荆。

名爲登龍門。注薄集龍門下。

柳從辰曰。御覽九百三十三引無薄字。案薄集猶追集。

弃和取同。注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

官本注無此十六字。

乃詣詔獄。考死。

柳從辰曰。河南通志。魯墓在今襄城縣蔣祠鋪東。

杜密傳。自同寒蟬。集解。惠棟曰。至無能往來。此罪人也。

柳從辰曰。爾雅。蛻。寒蜩。注。寒蜩也。似蟬而小。色青。案寒蟬與寒蜩。本自有別。蟬本鳴者也。寒則不鳴。寒蜩似蟬。本非

蟬。其鳴瘖。無正聲。故一名瘖蜩。亦非不鳴者。郭璞方言注云。爾雅以蛻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蜩鳴。知寒蜩非瘖者也。寒蜩。蜚也。似蟬而色青。郭此注不免過泥瘖字。人之病瘖者。亦但不能正言語。非並不能作聲音也。然據此。可知月令之寒蟬鳴。本有作寒蜩鳴者。今爾雅郭注。蛻寒蜩。下引月令。作寒蟬鳴。亦後人妄改之失。郭本引月令之寒蜩。以說爾雅之寒蜩。其字必不作蟬。至鄭注禮記。本雖作蟬。而仍引爾雅之寒蜩釋之。此本能鳴之寒蟬。原與隱情情已。自同寒蟬有別。章懷引楚詞。最得禱解。詳楚詞王逸注。亦云。

蟬。蛻。翼而伏。藏。爾雅。蟬。蛻。俗呼胡蟬。明。非蛻寒蜩。蟬本一作蟬。故又通作蟬。乃借字。

魏朗傳。少爲縣吏。

侯康曰。御覽六百九十四引會稽典略。朗爲郡功曹佐。正旦。掾史願。龜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龜不敬。敕卒撤去。龜恚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撒裘。以簡府君喜。朗遂退。龜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案功曹佐。

書佐也。續志諸曹掾史各有書佐。據此則朗並嘗爲郡吏矣。

從博士卻仲信。

官本卻作卻。

行至牛渚自殺。

柳從辰曰一統志朗墓在上虞縣北四十里。

夏馥傳馥雖不交時宦。

柳從辰曰袁紀馥安貧樂道而不求當世嘗奔喪經洛陽太學門諸生曰此太學門也馥曰東野生希游帝王之庭徑去不復顧公卿聞而追之不得而見也案奔喪何事雖微夏馥豈合姑游太學與諸生

周旋公卿追之尤爲無識東漢士夫喜逐聲氣馴至賈禍良可嘆也。

黨禁未解而卒。

柳從辰曰高士傳後詔委放張儉等皆出馥獨嘆曰已爲人所棄不宜復爾鄉里矣留貨不歸是黨禁已解馥仍不出濮陽潛故屢迎之也與本傳異。

范滂傳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

錢大昭曰第五種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見種傳）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荊州（章懷引風俗通）此皆公府清詔也滂爲光祿勳之清詔徵異。

遷光祿勳主事。

錢大昭曰主事疑是掾屬百官志所無又戴封及戴就俱曾爲光祿勳主事公沙穆以高第爲主事亦卽此官。

滂呂非其人寢而不召。

侯康曰御覽二百六十四引謝承書責召功曹書佐朱零問不召頌意零以告滂滂曰答教當言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升進但頌滂穢小人不宜染汚朝廷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

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侯康曰：謝書並載朱零語云：今日之死，當受忠名爲滂所廢，永成惡人。

滂從龍舒君歸黃泉。注：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顯字叔矩。觀風俗通載顯事頗詳，末言郡舉至孝，拜官爲句章。

長，無爲龍舒侯相事，故惠氏不取也。龍舒侯國屬廬江郡。

尹勳傳：勳參建大謀。柳從辰曰：袁紀云：勳臨事明斷，甚有方略。

蔡衍傳：汝南項人也。注：項，今陳州項城縣也。今陳州府項城縣東北。

張儉傳：家在防東。注：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今濟甯州金鄉縣西南。

陳翔傳：奏事中官。案文：奏當爲奉之譌。

孔昱傳：孔昱，字元世，集解：惠棟曰：至。但皇甫規傳及魯國先賢傳皆作翊，又皆字元世，所未詳也。案

碑題名御史，似御史乃其終官，或翊棄官後，又曾以御史徵，史失載耳。闕里記以爲舉孝廉，卽拜御史，此不盡可據。翊隸寫通作翌，翌與昱混，蓋本一人而傳者或異也。范書黨錮傳本多疏繆，此尤不能必其無闕誤。

范康傳。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

案儉殺覽母。惟見此傳及袁紀。而儉本傳不載。孔融儉碑亦不敘有此事。宦者傳且明著覽延甯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不云母爲儉殺。通鑑考異已辯之矣。而

惠氏於儉傳。反謂儉實先殺覽母。而後奏其罪惡。故侯康極論其非。謂儉雖風裁峻厲。然覽位中常侍。其母有罪。自當請而誅之。安得擅殺。周壽昌亦同候說。今觀儉傳云。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據宦者傳。儉之劾覽。本由覽喪母還家。爲母大起塋冢。而發其劾覽之罪惡。而必並及其母之罪惡者。明其母亦不應得厚葬也。若其母果爲儉殺。以覽之貴幸用事。卽以儉擅殺母。訴帝。儉已無所逃罪。豈有還家置殺母之仇於不問。反畏儉劾其葬母逾制。而遏絕其章表者乎。意覽母本一狂蕩婦人。所爲多不法。宗黨賓客皆仰其勢。久已無敢過問。儉驟加摧折。母乃忿恚自殺。當時遂直謂儉殺之耳。覽雖欲報儉。而無以爲儉罪名。因亦別假鉤黨以陷之。史家不暇致詳。沿當時之誤也。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至是叔林廣漢人。而官東郡。

柳從辰曰。劉儒果廣漢人。何以華陽國志不載。疑謝承書亦未可盡信也。

賈彪傳。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

案此與世說載陳寔事絕相類。疑本彪事。而世說誤記也。

延熹元年黨事起。

案元當作九。形近而譌。

何伯求傳。辟司空府。

柳從辰曰。袁紀大將軍何進引天下奇士何顓等。上同腹心。今本傳不載。

託病不就。

案荀淑傳書卓長史何顓。則似已就是官。與此不合。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郭太字林宗

范曄父名泰故改爲此
太鄭公業之名亦同也

太原界休人也

界休今汾州縣

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

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

朝中也風俗通曰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
正直也〔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云太少事父母以孝聞

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

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

〔集解〕惠棟曰林宗別傳云林宗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姑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皋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則蔽前出則掩後續漢書曰秦年二十行學至成皋屈伯彥精虛

處約味道不改其樂高士傳云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案宗仲當即宋冲冲字子浚以有道徵辟司徒舉太尉以疾辭見水經注也

善談論美音制

〔集解〕官本考證曰音監本訛言今改正周壽昌曰音制

即音聲儀制也

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之

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目爲神仙焉

〔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林宗游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

客舍而別。獨臂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

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

〔集解〕惠棟曰。別傳云。同郡宋子凌。

素服其名。以為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嘗勸之仕。

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

遂並不應。

〔集解〕惠棟曰。

抱朴子載。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也。

性明

知人。好獎訓士類。

〔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行遭亂亡失。

身長八尺。容貌魁偉。

〔集解〕惠棟曰。

別傳云。音擊如鐘。

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

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為之。形如帽。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帽。其巾乃廢。今國

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為之。

時人乃故折巾一角。曰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

秦別傳曰。秦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

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

介推之類。

貞不絕俗。

柳下惠之類。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

事諸侯。

後遭母憂。有至孝稱。

謝承書曰。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乃瘳。

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

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也。論語孔子曰。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覈。猶實也。

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

〔集解〕通鑑胡注。覈謂深探其實。言刻覈也。

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目千數。

〔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宗家有書五千餘卷。

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

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旣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詩大雅之詞。

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詩小

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集解〕王補曰。袁紀三君八雋之死。郭太私爲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與范傳以此語爲哭陳寔異。而通鑑從袁紀。

明年春卒于家。

〔集解〕惠棟曰。郭有遺碑云。建

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謝承書亦云。水經注獨云四年正月丁亥疑誤。

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

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

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

〔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林宗墳在介休縣東三里。周武帝除天下碑。惟林宗碑詔獨留。

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

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集解〕惠棟曰。任昉雜傳云。

魏昭字德公。謂林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掃。林宗許之。別傳云。林宗嘗之陳國文學。見童子魏德公。知其有異。德公求近其房。止供給灑掃。林宗常不佳。夜中令作粥。德公爲進焉。林宗一啜。怒而呵之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不知意使沙不可食。以林擲地。德公更爲粥。三進。三呵。德公姿無變容。顏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卿心。遂友善之。卒爲妙士。

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

目問太。〔集解〕惠棟曰案別傳薛勤問也。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集解〕惠棟曰蔣杲云泛當作汎俗本誤汎爲汎因轉誤爲泛也。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

汪汪若千頃之波。〔集解〕先謙曰官本波作陂考證曰陂監本作波依宋本改案黃憲傳波作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目是名

聞天下。〔集解〕錢大昕曰予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句不倫蔚宗避其父名篇中前後皆稱林宗即它傳亦然此獨書其名一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疑也叔度書字而不書姓三疑也前云於是名震京師此又云以是名聞天下

詞意重沓四疑也後得閩中舊本乃知此七十四字本章懷注引謝承書之文叔度不書姓者蒙上入汝南則交黃叔度而言也今本皆僞入正文惟閩本猶不失其舊閩本係明嘉靖己酉歲按察使周采等校刊其源出於宋刻較之它本爲善如左原以下十人附書

林宗傳末今本各自跳行閩本獨否〔泛濫〕黃憲傳作汎濫謂汎泉濫泉也此作泛濫。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集解〕惠棟曰謂別傳所載是也。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

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章章猶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目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

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親禽顏庚杜預注曰黎丘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

晉荀瑤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是邑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

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也駟音子朗反〔集解〕惠棟曰秦春秋梁甫齊地駟驕怛一曰駟市僧也分見呂覽淮南子高注司馬貞云駟舊音租則反今音鸞又注度市淮南子注云干木度市之魁也

遠瑗顏回尙不能無過況其餘乎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

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

仁疾之已甚亂也

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

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

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

夷平也說文曰踞踞也

容獨危坐愈

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其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旣而曰供其母自己

草蔬與客同飯

草蔬也

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

〔集解〕王補曰袁紀容分半食母餘半皮置自與秦素餐秦曰卿賢哉遠矣郭泰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通鑑從之

因勸令學卒曰成德

〔集解〕先謙曰容又見徐樾傳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

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地〔集解〕先謙曰官本地作也是

客居太原荷甑墮地

〔集解〕惠棟曰說文云甑甗也胡注音工孕切

不

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曰此異之

〔集解〕惠棟曰林宗別傳云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爲美士介決通鑑

作分決譌王補曰介決袁紀亦作分決謂分明立決也故通鑑從之非譌也

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集解〕惠棟曰別傳云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並以爲美談

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爲門士

士卽門卒

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

〔集解〕劉敞曰宮當作官

遂爲諸生

備後能講論自曰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

〔集解〕惠棟曰猶難問也

由是學中曰坐下爲貴徵辟並不起

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

謝承書乙作文

扶風人也性輕悍喜與人報讐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曰禍敗果感悔

叩頭謝罪遂改節自救後曰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治

賈淑字子厚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子序

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

謝承書曰淑爲舅宋瑗報仇於縣中爲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

懇惻流涕，秦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杖，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

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

〔集解〕惠棟曰：威，別傳作威。

威直曰

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

鄉，故吾許其進也。

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

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

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史淑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曰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元艾。

濟陰人也。曰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

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

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曰展離決之情。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夏侯氏謂父母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請還之。

於是大

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曰：此廢於時。

〔集解〕通鑑胡注：當時清議爲何如哉。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甄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仕為豫州從事每共

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

讓曰輕侮曹操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集解〕惠棟曰澤即王親父見三國志注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曰訪才行所

宜林宗曰叔優當曰仕進顯季道當曰經術通然遠方改務亦不能至也〔集解〕惠棟曰方別傳作才後果如所言柔

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

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集解〕惠士奇曰孟子置郵傳命似非漢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八百二十八謝承書云郭泰拔申屠子陵於漆工之中嘉許偉康於屠酤之

肆申屠子陵不見他書王補曰申屠蟠字子龍蓋即蟠也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

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曰成名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子師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舉

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集解〕惠棟曰俱見林宗別傳也。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言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

徵明也。沈深也。

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

詭遠也。

則

哲之鑒。惟帝所難。

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為難。

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名姓。特有主乎。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名性。考證曰明性本或作名姓。誤。

然

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

亨通也。

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

續漢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融恥為其吏而去。

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

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襖。談辭如雲。

幅巾者以一幅為之也。襖古袖字如雲者奔踊而出也。

膺每捧

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言介於李膺。由是知名。

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謝承書曰

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

時漢中晉文經。梁國王子艾。

〔集解〕先謙曰官本。王作黃。考證曰黃本或作

王。誤。何焯云濟陰郡。故梁國。即黃允也。王補云通鑑允以此廢。於時接云初允與漢中晉文經云云。意宋時無訛黃為王者。

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

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

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遺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

三公所辟召者輒召詢訪之隨所臧否召為興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

呂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

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召罪廢棄融益召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

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仙等三人

仙音貴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

性慷慨有文武異才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孔仙為上計吏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集解惠棟曰江徵陳留志云卓敦厚純固恭而多愛博學洽聞好道人以善遇社則趨見生肉不食因辭

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易辭

古之葬者厚衣以薪棄之中野集解惠棟曰古文易云臧之中野俗本作葬不作弃也唯妻子可召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謝承書曰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上

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志作之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

游不仕。並曰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

輿音預。〔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許氏同承光武時許交州後。本出炎帝時姜氏。至周武王封許叔於許。今豫州許昌也。至周敬王爲鄭所滅。徙居山陽昌邑。因以國爲姓。至交州。乃移於汝

南平輿也。

少俊名節。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劭少讀書。雅好三史。

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

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

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爲侍中。〔集解〕惠棟曰：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發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擢牙樹頰。自非文休敵也。汝南先賢傳云：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鸞幘之肆。出虞永賢于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於童齒。莫不賴劭顧採之榮。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

許郭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

璆音求。又巨秋反。

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廣陵徐孟本來臨汝

南。聞劭高名。請爲功曹。鬢發放流。潔士盈朝。謝承書云：劭仕郡功曹。抗忠舉義。進善黜惡。正機執衡。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墮於淵。清論風行。所吹草偃。爲衆所服。

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

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曰。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

遊。唯不候陳實。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

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

〔集解〕劉放曰。案文多字宜在量字下。

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

命品藻爲題目。

劭鄙其人而不肯對。

〔集解〕惠棟曰。郭頌世語云。橋元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遣子將。子將納焉。與此異也。

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

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桓作栩。栩字季闕。桓帝時。司徒栩。河南人。又與劭世次

不相及。何進傳。有少府許相。爲袁紹所殺。未嘗爲三公。所未詳也。

相。呂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

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並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

殺。以馬磨自給。〔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云。劭與族兄靖俱避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座。至於手足相及。

時議曰。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

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成。爭訟議論。門宗成讐。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文帝深嫉

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

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

避地淮海。目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

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

繇字正禮

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

寓寄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陳留史堅元陳郡相仲華逃竄江湖皆名士也。

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

〔集解〕惠棟曰豫章記云許子將墓在郡四里。

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藏于閭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沈季白居于廳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著黃單衣黃巾稱汝南平輿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其處所遂招魂葬之文學施遐為招魂文魏志云劭子混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尙書

兄虔亦知名。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虔字子政體尙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虔弟劭聲未發時人以爲不知虔恆撫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釋褐爲郡功曹

奸發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

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平輿故城在今豫章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

甄明也藻猶飾也

明發周流永言時道。

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集解〕先謙曰詩小宛明發不寐猶達旦不寐禮祭義鄭注謂夜至

旦也章懷用毛傳解未晰齊風發夕與旦夕義同

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逡巡。

逡巡自退不仕也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八校補

郭太傳身長八尺容貌魁偉

侯康曰御覽三百八十八引別傳林宗秀立高峙澹然淵淳

褻衣博帶周遊郡國

侯康曰御覽一百九十五引別傳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洒掃

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

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注周遷輿服雜事

官本注事作字柳從辰曰輿服雜事引見御覽六百八十七官本事作字非

及黨事起

案此黨事謂桓帝延熹九年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事也

既而歎曰

至不知于誰之屋耳集解王補曰

至與范傳以此為哭陳寶異

案陳寶即三君之二本無所謂異且劉淑死稍後八俊中王暢

劉祐皆卒於家抑不與李膺等同死獄中林宗將必待三君八俊畢死而後為此一嘆乎將聞有死者皆為此數語乎斯不可通矣況鈞黨禍發於建寧二年冬十月本紀及諸傳無異辭林宗卒於是年春本傳及謝承書皆與蔡邕碑合八俊之死林宗所不及見

尙何從為是言此衰紀之失通鑑

誤取之故不容不亟為之辨正

段干木晉國之大駟注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

柳從辰曰案呂覽尊師篇原作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

司馬唐諫曰

柳從辰曰注司馬唐

今新序作

司馬唐且

茅容字季偉。案偉一作璋。侯康云。風俗通有黃瓊門生茅季瑋。即其人。蓋林宗後勸令學。遂從瓊游也。

既而曰供其母。官本供作共同。

三公俱辟。並不屈云。柳從辰曰。袁紀。敏宗人犯法。恐至大辟。父老令至縣請之。叔達曰。犯法當死。不應死自活。此明理也。何請之有。父老董敦之。叔達不得已。乃行見楊氏。令不言而退。令曰。孟徵君高雅絕世。雖其不言。吾為原之矣。

由是學中曰坐下為貴。官本坐下作下坐。

叩頭謝罪。官本罪作負。

所在能治。官本治作化。未改回。

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柳從辰曰。袁紀作請親屬及賓客二十餘人。

允曰此廢於時。官本時作世。疑改回之誤。

郝禮真等六十人。柳從辰曰。袁紀云。其所提拔。在無聞之中。若陳元龍。何伯求。終成秀異者。六十餘人。其所臨官。若陳仲弓。夏子治者十餘人。皆名德也。案陳登。何伯求。皆早負時名。似非無聞。夏馥又終身未嘗臨官。不知袁紀何以云。

然且何以悉在范書所舉之外也。

符融傳融一見嗟服因引介於李膺。

柳從辰曰袁紀融見泰而嘆曰高雅奇偉達見情理行不苟合言不夸毗此異士也言之於河南尹李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今華夏鮮見其德。

友而親之。

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注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至即日免之。

柳從辰曰袁紀卓有知人之鑒見郭泰謂融曰此子神氣沖和言合

規矩高才妙識罕見其倫。

許劭傳少俊名節。

官本俊作峻侯康曰世說賞譽篇注引海內先賢傳曰劭山峙淵淳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案書克明俊德俊本通峻又俊大也少俊名節猶云少重名節亦不必作

峻。

並顯名於世注莫不賴劭願採之榮。

柳從辰曰注願採魏志注引作願歎

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

柳從辰曰魏志注引世說作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

劭從祖敬。

侯康曰：御覽四百七引謝承書：敬字鴻卿，與同郡周伯靈為友，伯靈早亡，鴻卿育食其子。

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集解：惠棟曰：至

未嘗為三

公所未詳也。

柳從辰曰：靈紀中平二年十月，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注云：相字公弼，平輿人，許訓之子。四年五月，司空許相為司徒。袁紀同。又何進傳：少府許相、袁紀作故司空許相。惠云：未詳。抑太疏矣。今案許相中平五年八月罷司徒，未嘗復為司空，以何進傳證之，蓋即左轉少府耳。至其為河南尹，靈紀謂之偽，由宦官偽以詔署之，亦相詔事宦官之證。袁紀不曰少府許相，又不曰故司徒許相，而曰故司空，亦書法之失。

又與從兄靖不睦。注：少與從弟劭並知名。

官本注，並作俱。與今蜀志合。

時議曰：此少之。

侯康曰：蜀志許靖傳注引萬機論云：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

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又法正傳注：裴氏自為論云：友于不穆，失由子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二者所論，猶當時之議也。

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侯康曰：御覽四百四十四引汝南先賢傳曰：謝甄稟氣聰爽，明識達理。見許子將兄弟弱冠之歲，曰：平輿之淵有二龍出焉，察其盼睐，則賞其心，觀其顧步，則知其道。世說亦以為謝子微語。

竇何列傳第五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

〔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武七世祖時以藏枯骨爲業以活死爲事時應是融祖

父奉定襄太守武

少自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諸生自遠方來受業者百餘人

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

庭桓帝召爲貴人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武生五男二女長男紹次機次恪長女妙卽后也

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

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

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旬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紹爲武長子與此異

性疏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

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永康元上年上疏

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曰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曰暢萬端之事是曰君臣並熙名

奮百世熙盛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

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卽位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梁冀孫壽寇榮鄧萬代見桓紀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梁孫鄧毫貴威專勢侵逼公卿驅略吏民

惡熟罪深云云案寇榮未嘗有此袁紀是也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

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

及二世卽胡亥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增閹樂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

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集解)通鑑胡注謂自去年興獄至今事終無其實也臣

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

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

時謂即時也。〔集解〕通鑑胡注澄清也。省察也。

曰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

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

〔集解〕通鑑考異案蕃廣時不爲令僕故去之。

尚書朱寓荀緄音古劉祐魏朗劉矩

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嬌皓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皓字元起吳郡餘杭人父昆爲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被面父繫得

免其母至婚家醉嘔吐皓恐食得毒伏地嘗吐仰曰吐寒耳非毒也母灸發膿皓視而愈之嬌矩爲切祝當作吮

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

〔集解〕惠棟曰喬載楊璇傳

文質彬彬明達國

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曰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

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惟善是授

〔集解〕通鑑胡注天官言天命有德人不可以私授

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聞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

嘉士猶善人也

〔集解〕通鑑胡注是年魏郡言嘉禾生巴郡言黃龍見

福至則由善人〔集解〕先謙曰官本則作實

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

慶書奏因曰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

上音時丈反

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

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

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

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

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旣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爲聞喜侯。子機涓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鄠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爲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旣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曰。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引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爲尙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嶲太守荀昱爲從事中郎。

〔集解〕惠棟曰。昱一作翊。別見。

辟潁川陳寔爲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

續漢志曰。

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戮力。唯德是建。咸得其人。賢豪大姓。皆絕望矣。

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

元帝時。奄

人石顯爲中書令，證御史大夫蕭望之，令自殺也。

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曰：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

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曰：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

女尚書，內官也。夫人即趙婕妤。

急宜退絕，惟將軍

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

〔集解〕通鑑胡注：省內，謂禁中也。近署財物，謂少府所掌中藏

府尚方內省諸署也。惠棟曰：案百官志云：中黃門冗從僕射，居則宿衛直守門戶也。

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曰此故。

宜悉誅廢。曰：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太后以爲此皆天所生，漢興以來，世世用奉國

典常故，何可廢邪。但當誅惡耳。

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

〔集解〕惠棟曰：考竟而死也。武

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尤豫，未忍。

尤音淫，尤豫，不定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尤或作冗字，誤。尤豫，即先豫也。

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

瑜素善天官，惡之。

〔集解〕通鑑胡注：天官，即天文。史記天官書，即後之天文志。

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

常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曰：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

發於是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那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日所親小黃門山

冰代之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周有山師之官掌山林後以官爲氏或云山古烈山氏之後

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尙書鄭颯

音立〔集解〕通鑑胡注長樂尙書蓋以太

后臨朝置之以掌奏下外朝文書衆事也先謙曰音立上官本有颯字

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

御史祝璿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

〔集解〕惠棟曰

百官志云中官尙書五人主中文書也

先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

〔集解〕惠棟曰百官志云長信長樂宦者署少府一人職如長秋及餘吏皆以宮名爲號劉昭云如長樂五官史朱瑀之類是史當作吏

瑀盜

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吾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

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

〔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宮從官案史亦當作吏

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

閉諸禁門

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爲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

召尙書官屬脅日白刃使作詔板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楊賜傳劉用板

之恩注板詔書也。史炤云：謂不加告命，以板策授之。王補曰：通鑑胡注，詔板所謂尺一也。曹節暮夜劫帝，威脅尚書官屬爲之。不經尚書，故何進傳亦言尚書得詔板疑之。李雲書尺一拜用，不經御書，是帝欲不諱乎。楊賜金商對，斷絕尺一，抑止鑿遊。拜王

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颯，還共劫太后，奪爾書。

〔集解〕劉敞曰：案太后所守非璽書也。當是璽綬。誤作書字。順帝亦先奪得璽綬。惠棟曰：袁紀作璽綬。

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復道。

覆音福。〔集解〕惠棟曰：蔡質漢官典職儀云：南宮至北宮，相去七里。中央

作大屋，復道三行。天子臨行中央，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復俗作覆。

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

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命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曰：少府周靖

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廢驕都候劍戟士

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日，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

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

〔集解〕通鑑胡注：營府謂五營校尉府也。惠棟曰：九州春秋：袁紹說何進云：黃門常

侍累世太盛，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

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

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滅敗。

略盡。

〔集解〕惠棟曰：且平且平且實也。食時已也。

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

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織織不可整，嚼復嚼，今

年尙可後年礎。案易曰：拔茅連茹，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黜。茅田一頃，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織織，言姦慝不可理也。嚼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尙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礎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礎音古教反。礎猶惡也。

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

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殞斂行喪，坐呂禁錮。武

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呂

爲己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劉表聞而辟焉。呂爲從事，使還寶姓。呂事列上。

會表卒，曹操定荊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爲流矢所中死。飛矢曰流矢，中傷也。初，武母產武，

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廣雅曰：木藂生曰榛。徑至喪所，呂頭擊柩，涕血皆

流，俯仰蜷屈。

蜷音丘吉反。

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寶氏之祥。

祥，吉凶之先見者。尙書曰：粵有祥。〔集解〕惠棟曰：此採自于令升搜神記也。

騰、

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曰騰爲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

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曰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荊州。故諺以刺史比司隸。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漢官儀曰。

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也。〔集解〕惠棟曰。案北堂書鈔引漢官儀云。都官從事掌洛陽中百姓。似百官當作百姓。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集解〕惠棟曰。桂陽先賢傳云。帝奇其才。悉許之。謝承書云。萬

事既辦。一州肅然。騰曰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尙書。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漢官儀曰。溫字伯愷。穰人也。封玄鄉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溫笞殺

於市而厭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玄作互。是。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

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曰

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曰鎮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

曰功封愼侯。愼縣屬汝南郡也。四年。滎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集解〕惠棟曰。滎依漢碑當作滎。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

尹苗出擊之。

〔集解〕官本考證曰：苗，朱氏子，五行志作皇。后異父兄朱苗。惠棟曰：陶宏景云：苗字叔達。

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皋，拜苗爲

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言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

伍宏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

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聞金

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

可曰：威厭四方，進言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

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

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

擐音宦，擐，貫也，介亦甲也。

稱無上將軍，行陳三

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言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

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

〔集解〕劉攽曰：案文，漢無屯騎都尉，當誤都字，宜作校也。

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

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

〔集解〕惠棟曰：馮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見袁紹傳注。

帝言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

親任之。曰爲元帥。督司隸校尉。曰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兗二州兵。須紹還。卽戎事。曰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曰。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爲人主。前書曰。佻。輕也。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

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僂。疾也。音在麗反。集解。通鑑胡注。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師謂之百郡邸者。百郡總爲一也。因稱疾不入。碩謀

不行。皇子辯乃卽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尙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靈帝母董太后居長樂宮。集解。惠棟曰。津字子雲。南陽人。後爲交州刺史。見吳志。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曰

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

袁安爲司徒司空孫湯爲司徒太尉湯子成五官中郎將成生紹故云累代寵貴也

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貴

中郎將術亦尙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顛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

中常侍趙忠等書曰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趙忠宋典

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

但曰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

〔集解〕通鑑胡注上閣省閣也

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

〔集解〕通鑑考異袁

宏紀作郭脈九州春秋作郎勝當從本傳

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曰其書示進

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曰其言語漏

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

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

申伯周申后父也詩大雅曰唯

申及甫唯周之翰

今大行在前殿

人主崩未有諡故稱大行也前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

將軍宜受詔領禁兵

〔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宜字

不宜輕出入宮

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呂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

楚詞曰：楚楚鮮明貌也。詩曰：衣裳楚楚。

楚〔集解〕惠棟曰：楚楚似悽愴苦楚意。承上文言。先謙曰：楚楚句反對上文。注不誤。

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呂爲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

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呂弱社稷。太后疑呂爲然。中官在省闈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呂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卽鹿無虞。

易屯卦六三爻辭也。虞掌山澤之官。卽鹿猶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

諺有

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呂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呂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

〔集解〕惠棟曰：左傳舊注云：高下猶屈申。杜預云：因時制宜。

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

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呂柄。前書梅福上書曰：倒持太阿，授楚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進不聽，遂

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集解〕通鑑考異：案時卓已駐河東，若屯上林，則更為西去，非所以脅太后也。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

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瑁字元偉，元族子。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武猛，謂有武藝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

名官也。皆曰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其從南陽來，俱曰貧賤依省內，曰致貴富。〔集解〕通鑑胡注：言何后

因宦官得進，進兄弟以此致富貴也。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集解〕惠棟曰：光武紀：馬武云：反水不收，後悔無及。胡注：水覆於地，不可復收，言事發則不可收拾。且與

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

決之乎。進於是曰：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集解〕通鑑胡注：司隸校尉本持節，至元帝時，諸葛豐為司隸，始去節，今假節，重其權也。從事中郎王

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

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曰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惟所措置，進謂曰：天

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集解〕通鑑胡注。勸進於此時悉誅之也。至於

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

太后之甥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惟思念也。今當遠離宮殿。情

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

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目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

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欵入省。欵音許。物反。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

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曰。太后詔召進入。坐

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說文曰。憤憤亂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母王美人。何后。鸞殺

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

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旨下。忠清者爲誰。於是尙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

〔集解〕惠棟曰孫愐

云渠姓左傳有渠孔御戎張魚反

讓珪等爲詔。旨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

〔集解〕惠棟曰許訓子

尙書得詔板

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旨進頭擲與尙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

〔集解〕

惠棟曰風俗通云匡字伯康河內人官至宏農太守

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閣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

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青瑁門王補曰通鑑從袁紀

及東西宮。欲旨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

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尙書闕。

〔集解〕惠棟曰尙書省在神仙門內見漢官儀

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

北宮。

複音福〔集解〕惠棟曰南宮至北宮相去七里注見上

尙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

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

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

〔集解〕通鑑胡注時苗爲車騎將軍

十吏能爲報

讐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曼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

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

〔集解〕

劉敞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得免者二千人則死者何可勝計矣惠棟曰依魏志免下脫一死字

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曰攻省內

〔集解〕通鑑胡注宮

之正南門曰端門省禁也

張讓段珪等因道

〔集解〕何焯曰因疑作困

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

穀門洛城北當中門也〔集解〕

通鑑胡注穀門位在子維城正北門也杜佑曰鞏縣西北有小平縣故城又北有津曰小平津

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

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曰貢爲郎中

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集解〕王補曰通鑑論云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

昌遺襲之於後而朱溫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其爲害豈不益多哉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執卒而事敗閣豎身

死功頽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

言智非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

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

曰敗於泓也

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廢商久矣公將興之不可宋公不從遂與楚戰大敗於泓也〔集解〕王補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故商受拂祖伊之告德宗拒陸贄之言史氏斷不援以爲據

史公魏世家不咎其不用信陵而曰天方令秦平海內雖得伊衡之佐曷益此所謂讐言也劉氏史通深譏之又以魚豢敘遼東公孫之敗虞世南述江左陳氏之亡皆與子長同病范史此論其能免劉氏之譏乎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

進本屠家子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進本屠家子父曰眞

惟女惟弟來儀紫房上僭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

慝曰合人願道之屈矣代離凶困

代更也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九校補

竇武傳今臺閣近至戴恢等

案陳蕃為尙書令在桓帝延熹初胡廣之為尙書僕射則在桓帝前據蔡邕胡公碑廣於延熹二年以罪廢復起曾拜尙書令亦非僕射劉祐之初補尙書侍郎當亦在桓帝前其

拜尙書令則延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尙書即在陳蕃為尙書令時劉矩遷尙書令以不附梁冀出為常山相尹勳遷尙書令以誅梁冀功封侯苑康邊韶本傳皆不言其曾為尙書郎就可考者殆無一人為永康初臺閣近臣豈獨蕃廣時不為令僕哉疑武疏本

前述蕃廣等官令僕時之佐成政道後舉朱瑄等可為尙書臺官而張陵等可備尙書郎之選後之修史者妄有改削遂至成此駁文耳

太尉溫之弟也

錢大昭曰太尉當作衛尉案董卓傳中平三年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靈紀亦載溫三年二月為太尉四年四月免特其官終於衛尉耳

注卓取溫笞殺於

市而厭之

官本注而作以

何進傳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人

錢大昭曰魏志注引續漢書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進以妹簡黃門得入掖庭有寵案此言屠家與后紀說合餘已詳靈紀

光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

錢大昭曰二當作三

目功封慎侯注慎縣屬汝南郡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乃上遣袁紹擊徐、兗二州兵。

案文擊當作集。

從儂道歸營。注：儂疾也。音在覽反。

官本注在覽作代鑒。

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顥、荀攸等。

陳景雲曰：據荀彧、袁紹傳，均作逢紀。此作龐誤。案逢讀同龐，音近而譌也。

張讓子婦，太后之甥也。

官本甥作妹。柳從辰曰：袁紀作姊。案作姊為長。詩曰：諸姊從之。蓋本太后昔日宮中諸姊遣出為讓子婦，故亦可謂之妹。以姊本訓女弟也。太后似不得自有所謂甥也。

天下憤憤。

柳從辰曰：袁紀憤憤作憤憤。

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集解：惠棟曰：依魏志，免下脫死字。

柳從辰曰：袁紀亦作死者。

斯未公所以敗於泓也。注：天之廢商久矣。

官本注廢作棄，與今左傳文合。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集解〕王補曰：公業謀殺董卓，北海積忤曹瞞，卒不能克，皆以身殉。范史撰與荀彧合傳，而反以此義襲或謬曰：時不可並取其歸正，慎已。由是涑水有仁過管仲之稱，東坡有道似伯夷之譽，皆

襲取范史之謬，而礙不於倫者也。吾故探袁彥伯杜牧之之論，以正其失焉。

後漢書七十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

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南〔集解〕惠棟曰：世系云：衆生城門校尉安世，安世生騎都尉琳，琳生上計掾熙，熙二子泰、渾，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縣南

五十里。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

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召公業爲尚書侍郎。

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

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爲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

之朝政，授以大事。

借音子夜反。

將恣凶慾，必危朝廷，相公召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

不宜假卓曰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爲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顛。共說卓。曰。袁紹爲勃海太守。曰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橫。凶彊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辭更對曰。說猶詳也。非謂

無用。曰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爲明公略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

彊盛。然光武曰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爲害。

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

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

孟卓名邈。

坐不闕堂。

言不妄視也。〔集解〕先謙曰。言不出帷房也。

孔公緒。

孔他。

清淡高論。噓枯吹生。

枯者噓之使生。生者

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

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

〔集解〕通鑑胡注。謂臨兵鋒而與敵人決勝負也。

非公之儔。三也。

〔集解〕通鑑胡注。此數語。公業雖以

釋言於卓然關東諸將情態實不過如此

山東之士素乏精悍

悍勇也

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

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許慎注淮南

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觸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曠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舟中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騶馬追之不能及

聊城之守

史記燕將攻下聊城因保守之

齊將田單攻之歲餘不下

良平之謀可任呂偏師責呂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

怙亦恃也

將各基峙

峙止也集解劉攽曰案文基當作基謂如基不動作基無理先謙曰魏志鄭渾傳注張璠漢記作基峙

呂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

郡頗習兵事自頃呂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

集解先謙曰戟不能戴鄭渾傳注引漢記作戟

挾弓負矢

挾持也

況其壯勇之

士呂當妄戰之人乎

集解先謙曰漢記作忘戰之人是

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強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

集解劉攽曰案文

多一有字緣者字生之

及匈奴屠各滄中義從西羌八種

義從八種並見西羌傳

而明公擁之呂爲爪牙譬驅虎兕呂赴犬羊

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呂膠固之衆

膠亦固也

當解合之

執猶呂烈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呂亂攻理者亡呂邪攻正者亡呂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

平正。

〔集解〕先謙曰：漢記作秉國政平。

討滅宦豎，忠義克立。曰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

該古今。

玄，北海人。故云東州。

北海邴原，清高直亮。

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

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

畫足知強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滎陽。

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淄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膠西

王卬、膠東王雄渠，景帝二年反。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滎陽。

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

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百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悅，曰公業爲將軍。

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爲明公懼之。

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

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顓、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顓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

上召爲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

〔集解〕惠棟曰：二或作一，見三國志注。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上之上續漢書云：二十四世孫。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前漢霸字次儒，元帝

師解見孔昱傳。〔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高祖尙鉅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集解〕先謙曰：官本宙作他。惠棟云：他，泰山都尉。碑作宙。碑云：字季將。孔子十

別有孔他，字公緒者，非融父也。周壽昌云：案他應正作宙。裴松之注魏志，引續漢書作宙。韓敕碑陰，郎中魯孔宙。季將，魏志武帝紀許靖傳，他字公緒，乃獻帝時人。宙則靈帝時卒也。今各本俱作他，獨毛本作宙，較諸本爲善。融幼有異才。融

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生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集解〕惠棟曰：注兄弟七人，宙七子，融之外，惟孔謙字德讓，歷仕郡諸曹吏，見孔譜。孔襄字文禮，見史晨碑。洪适云：宙子載于譜錄者，惟有謙。

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潁川襄城人。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爲太尉，與此傳不同也。〔集解〕洪頤煊曰：獻帝紀，建安十三

年八月，曹操殺孔融。傳云：時年五十六。融當生於永興元年。桓帝紀，建和元年十一月，前太尉李固下獄死，時融尙未生。曰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

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

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

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即吾之師也。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集解〕惠棟曰：御覽引漢書云：膺大悅，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膺曰：教卿爲客之禮，主人問

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

食。狙讓不須。融曰：不然。教君為主之禮，但置飲食，不須問客。膺歎曰：吾將老死，不見卿富貴也。後與膺談論，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

太中大夫陳煒後至。

煒音手。甄反。

坐中召告煒，煒曰：

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

〔集解〕先謙曰：世說注續漢書高明

上有長大二字，似不可少。

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

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召名捕儉。

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集解〕劉放曰：正文案覽何能削章下州郡，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周壽昌曰：覽時口銜天憲，詔自彼出，即刊章有何不能者。

儉

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

抵，歸也。融家傳。褒字文禮也。

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

窘，迫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

云：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

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

舍，止也。

後事泄。

〔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云：後以客發洩覺知。

國相

召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

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

前書

音義曰：讞，請也。音宜傑反。

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

〔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云：並以俊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

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

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

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

撓曲也。音乃孝反。〔集解〕王補曰。此當是詔三府掾屬舉謗言時。故融得以陳奏。而尚書吏詰責之。與范滂事同也。河

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

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

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

將軍若造

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

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

〔集解〕惠棟曰。百官表云。中丞內領侍御史。融為舍屬。與舍不合。故歸也。

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

〔集解〕劉攽曰。案漢官無中軍

候。唯有北軍中候耳。明字有脫誤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刊誤補遺云。郭仲奇碑額云。北軍中候。祝睦碑云。北軍軍中候。然仲奇碑中但云拜軍中候。不言北軍。與額不同。郭究碑亦但以軍中稱之者。蓋當時官稱所尚如此。北海傳當云軍中候。其文倒耳。無脫字也。中候。自中興以來。始有北軍軍中候之稱。其辭或省。則曰北軍中候。軍中候云。

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曰

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

〔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云。時年

三十 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

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

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

璆音巨秋反又音求〔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云以彭璆爲方正邴原爲有道王修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元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其禮賢如此

郡人甄

子然

〔集解〕惠棟曰融集教高密令曰志士甄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惕烈士之心與豆三斛當是恤子然之後也子然高密人見第五種傳洪頤煊曰又袁宏紀有北海甄子然送張儉事而范史儉傳不載

臨孝存

〔集解〕惠棟曰

孝存名碩注見鄭元傳

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

〔集解〕惠棟曰秦子云人有母病癯思食新麥家無

盜然而進之文舉爲北海相聞而特賞之

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

都昌

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集解〕先謙曰今萊州府昌邑縣西二里漢青州北海國都昌縣也若青州臨朐縣東北之都昌乃後魏青州北海郡屬章懷蓋誤

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

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

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簡遺時融爲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

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焉

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卽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

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協附左丞祖者。

〔集解〕先謙曰官本祖上有黃字錢大昕云黃祖非融所殺魏志崔琰傳注引九州春秋作左承祖承丞古通用

稱有意謀勸融

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

迄竟也

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

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

隱憑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

〔集解〕先謙曰東山官本作山東

妻子爲譚所虜及

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

說文云隸附著〔集解〕先謙曰

上書薦謝該見儒林傳

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

欲逼爲軍帥

〔集解〕先謙曰官本帥作帥

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

三輔決錄曰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

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志

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

日磾自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

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集解〕周壽昌曰直徑也言銜命徑指其地也若云無屈撓則與下曲媚姦臣爲所牽率語相背馬日磾官太傅較纒

衣直指爲尊亦不得以直指
二字相同引爲訓也注誤

寧輯東夏

輯和也

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

所上章表及署補用皆以日磾名爲首

附下罔上

前書曰附下罔上者刑

姦日事君

左傳叔向曰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

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

公羊傳曰蹇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顛及

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以蕭同叔子爲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顛請諾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叔子者齊君母也齊君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請戰一戰而不勝再戰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爲質揖而去之〔集解〕劉放曰注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又云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案公羊本文及當作反又但云東其畝多四字下文又多一使字卻少一地字及多一西字先謙曰官本一戰而不勝下有請字

宜僚臨白刃而正色

楚白公勝欲爲亂謂石乞曰王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

王室大

臣豈得日見脅爲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

〔集解〕惠棟曰漢律有九篇李悝所撰六篇盜賊囚捕雜具也蕭何定律

益事律攬輿廢戶三篇合爲九篇

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

〔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關訓通也

春秋魯叔孫得臣卒日不發揚喪仲

之罪貶不書日

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而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即襄仲也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

左傳鄭子家卒鄭人

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爲其殺君故也

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

〔集解〕王補曰阻馬日磾之加禮劉表郊社

不班示漢季大臣知政體者孰逾於文學

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

左傳楚申叔時曰人生敦龐杜預注龐厚大也

吏端刑清

也端直

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曰古刑投之曰殘棄

殘其支體而棄廢之

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

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紂斷朝涉之脛天下

謂爲無道

尙書曰紂斷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日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斷而視之

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

前書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人養千八百君也

若各別一

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

〔集解〕劉放曰案文少一天字

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

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

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爲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伊戾禍宋

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辟知之

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聘而告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因太子太子縊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

趙高英布爲世大患

史記胡亥請李斯曰高故宮人也遂

專信任之後殺李斯劫殺胡亥卒亡秦也前書黥布坐法黥論輸驢山亡之江中爲羣盜及屬項羽常爲先鋒陷陣後歸漢爲九江王謀反誅之

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

忠如鬻權

左傳初鬻權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楚人以爲大

信如卞和

轉子

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已則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則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琴操曰荆王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乃作怨歌曰進寶得刑足離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芸兮斷者不續豈不冤兮〔集解〕先謙曰官本琴操曰三字在進寶上

智如孫臏

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陰使召臏斷其兩足

而臏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為師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曰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攢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矣〔集解〕劉攽曰注軍半至案史記被文更有他語故末云軍半至今既節取不宜長此三字又令齊軍曰善射案文多一日字

冤如巷伯

毛萇注詩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

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

才如史遷

李陵為匈奴敗馬遷明陵當必立功以報漢遂被下蠶室宮刑後乃著史記

達如子政

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

多方不驗乃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論冬減論班固云向博物洽聞通達古今〔集解〕洪亮吉曰案前五人皆罹肉刑似不宜雜以子政

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國語中刑用刀鋸也

是太甲之思庸尚書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

穆公之霸秦

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崤囚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復使為政遂霸西戎事見左傳

南離之

骨立

〔集解〕惠棟曰未詳

衛武之初筵

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載馳載歔不知其為惡也

陳湯之都賴

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

矯制發諸國兵，斬郅支單于於都賴水上。

魏尙之守邊。

文帝時尙爲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趙人馮唐爲郎，爲言文帝赦尙，復爲雲中守也。

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

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

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

斥，指也。

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

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

體，謂國家之大體也。〔集解〕惠棟曰：

案表本傳不載，唯零陵先賢傳云：太祖問劉先曰：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托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類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是其事也。

何者？萬乘至重，天

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陛級縣遠，祿位限絕。

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乃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也。〔集解〕先謙

曰：官本堂，高作高堂。

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

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知日月無得而踰焉。

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

若形之四方，所非曰杜塞邪萌。

形，見也。

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

前書賈誼曰：里

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况乎貴臣之近主乎？

是曰齊兵次楚，唯責包茅。

左傳：齊桓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注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

也。王師敗績不書晉人。

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胙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前曰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

使跛牂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

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執異也爾雅曰羊牝曰牂易曰天

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集解王補曰天險易注向無的解惟王厚齋通鑑答問有曰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天險云者君君臣臣截然分定而不可犯地險則有形之險耳觀融疏意實與王同豈漢時舊有此訓而後軼之與先謙曰官本注夫作矣案

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

鄭玄注儀禮曰篚竹器如篚也書曰厥篚玄纁玳組

招呼元惡曰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數

書曰今商王受亡道為天下逋逃主萃淵數孔注曰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泉府藪澤也

郤鼎在廟章孰甚焉。

左傳取郤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郤鼎

在廟彰孰甚焉郤部國所作也

桑落瓦解其執可見。

詩曰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集解惠棟曰荀子云孔子厄于陳蔡之間謂子路曰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瓦解見鬻子

臣愚曰為宜隱

郊祀之事曰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祇薨。

並獻帝子集解錢大昕曰祇乃東海恭王彊之玄孫非獻帝子且立四十四年而薨初非沖幼此傳殆誤也獻帝子見於紀者有

東海王敦東海疑北海之譌敦以建安十七年封時融已先歿矣范史雜采它書往往自相乖異如此

帝傷其早歿欲為修四時之祭曰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

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曰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

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

梁懷王揖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帝兄也為皇太子四歲廢為王坐侵廟墻地自殺齊懷王閔武帝子昭帝異母

兄立八年薨臣賢案齊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為懷王作哀者誤也臨淮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臨家傳及本傳皆作公此為王者亦誤也

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

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曰為諸在沖亂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曰號謚者宜稱上恩

稱者尺證反

祭祀禮畢

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

處猶安也

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

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

袁紹傳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逸上蔡令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

其顏色非凡太祖聞其意為迎取之

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曰妲己賜周公

妲音丁未反又音且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紂用其言毒虐衆庶武王克殷斬妲己頭縣之於小白旗以為紂之亡由

此女也出列女傳也

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曰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

建安十三年也

又嘲之曰大將軍遠

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矣

國語曰昔武王剋商通于九夷百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肅慎國記曰肅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濱大海魏略曰挹婁一名肅慎氏說文曰楛木也今遼左有楛木

狀如荆葉如榆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矣作矢是

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零之國前書蘇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上丁零盜武牛羊武遂窮厄也

時年飢兵

與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

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禮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子鍾無以

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燮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舖糟歎醵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
〔集解〕惠棟曰注天垂酒星之耀春秋元命苞云三酒旗主上尊酒所以侑神也又堯于鍾孔百觚皆見孔叢子

偏宕多致乖忤偏邪跌宕不拘正理〔集解〕錢大昕曰說文宕過也先謙曰操欲殺楊彪融爭之獲免見彪傳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目封建諸

侯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侯畿鄭玄注畿限也〔集解〕惠棟曰融此奏詳見袁宏紀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目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

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虞浦江表傳曰獻帝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寧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

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集解〕劉放曰注獻帝嘗時見慮案文時當作特王幼學曰案史炤釋文郗音綺戟反至晉元帝時郗鑾乃音丑之反承望風旨目微法奏免融

官因顯明讐怨操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

尙書曰舜以伯禹爲司空禹讓稷契暨皋陶以益爲朕虞益讓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爲秩宗伯夷讓

于夔龍〔集解〕王補曰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路粹爲曹公與孔融書證 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史記曰於是禹興九

來儀 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若齊孟陽代君居牀以待賊西 破家爲國若要離焚妻子以殉吳李 及至其敵匪毗

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史記范雎一餐之德 故量錯念國景帝時錯爲御史大夫以諸侯國大請

素與錯不相善益乃進說請斬 錯以謝七國景帝遂斬錯也 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屈平楚懷王時爲三閭大夫秦昭王使張儀譖詳懷王令絕齊交又

於襄王而放逐之見史記 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 鄧禹威損失於宗馮鄧禹征赤眉令宗欽馮愔守榆邑二人

宗誤作宋也〔集解〕周壽昌 由此言之喜怒哀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 音 昔廉蔭小國之臣猶能相下趙惠

與秦昭王會灑池歸拜隨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 頗曰吾不忍爲之下必 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 頗聞之肉袒負荆謝之相與爲刎頸之交 事見史記 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

之怨〔集解〕何焯 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公子糾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公 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

有執法之平曰爲小介 介猶帶芥也公法雖 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慙然中夜而起 舞音

失意貌也。

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

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其法論田及兵之

法也。

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

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曰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

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

〔集解〕王補曰。操書意在交構。非平怨也。

融報曰。猥惠書教。

猥。曲也。

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

山陽與魯郡相鄰比。

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曰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

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懼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

宣子。趙盾諡也。國語曰。宣子言

韓厥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况無彼人之

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

卽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曰昭。風景故曰三閭。

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

所曰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

夏小正云昆衆也孫
卿子曰昆蟲亦有知

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曰爲不如心競

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
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

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導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
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
韓信貧賤淮陰少年
侮之令信出胯下
檢次之辱
史記荆軻營潁榆次與蓋聶論
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去

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

蚊音文虻音虫蚊虻之暫過未以爲害集解惠棟曰莊子寓言云仲尼曰夫無所
縣者可以無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司馬彪注云觀雀飛

疾與蚊相過忽然而不覺也觀亦
作鶴古亂反先謙曰官本無一字

子產謂人心不相似

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其
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或矜執者欲曰取勝爲

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

鑪累土爲之以居酒瓮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鍛鑪故名鑪字或作壚韓
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檠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

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
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潔壺往沽狗逐齧之酒所以酸而不售

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曰無用罪之耳

韓子曰
齊有居

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
貴於樹瓠者爲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斟吾無以此瓠爲也將棄之今仲不恃仰人而食
亦無益人國亦堅瓠之類集
解先謙曰官本注恃作待
它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
左傳晉文公謀元
帥趙衰曰卻穀可

乃使卻毅
將中軍

不輕公叔之升臣也

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僕，行與文子同。升之於公，與之並為大夫。僕音七眷反。見論語。

知同其愛，誦誨發中

言曹公與已同愛邳慮，故發於

中心而
誦誨

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

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鄭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

況恃

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

賢吏謂慮也

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集解〕王補曰：觀融答書，正顯衛中傳言寬容少忌信然

歲

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

太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閑職

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

客恆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融愛才樂酒，故云

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

漢官典職儀曰：虎賁

中郎將主武
賁千五百人

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

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

有可采，必演而成之，而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言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

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

典略曰：粹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為軍謀

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視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

枉狀奏融曰

〔集解〕王補曰：魏志王粲傳注引典略，與此小異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

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有

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訕音所諫反，訕謂謗毀也。蒼頡篇曰：訕，非也。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

謂不唐突宮掖。〔集解〕惠棟曰：丁度云：撻突，觸也。吳曾曰：律有唐突之罪。案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燕菁，唐突人參，蓋當時之語。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

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甌中。說文曰：甌，缶也。字書曰：甌似缶而高。

〔集解〕先謙曰：官本，臨作瓶。出則離矣。〔集解〕王補曰：子夏喪服傳，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融嘗自言，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又幼持父喪，哀悼過毀。

州里歸其孝，何至謬爲此語，路粹嫁誣若斯，以無爲有，當時所以忌其筆也。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

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融墓在揚州江都縣高士坊西北，去州九里。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

歲，目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奕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

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

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

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魏略曰：曹操爲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令改節，融不從之。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

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

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百金帛。」〔集解〕王補曰：唐庚嘗言：魏文帝卽位，求孔融之文，以爲不減班揚。晉武帝踐阼，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語融既魏武之讐恨，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

宜非當時所欲聞，而並見收錄，唯恐墜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予謂魏文晉武固可取，而孔葛之文不可磨滅。歐陽子所謂雖怨家仇人，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

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文帝呂習有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前書曰：纒布，梁人也。爲梁王彭越大

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怒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故上書訟之。〔集解〕

洪亮吉曰：案此鄭昌引文子之言，范史或未見文子，故此論以爲鄭昌前人引用故實，詳慎如此。是曰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

於色 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紆音舒解也。緩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

可以 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引動義槩而忤雄心。忤逆也。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

操身在不得篡位也。左傳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身後謂曹不受禪也。〔集解〕王補曰：李固爲太尉，梁冀不敢擅廢立，故先策免以立威。孔融見憚

於曹操，因趣路粹枉狀以擠之死。范史此論與陳蕃左班儒林等論同，爲表揚節義垂涕而道足爲炯鑒。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負園委屈，可引每其生哉。園卽

音五丸反。前書音義曰：刑，謂刑，圍無稜角也。每，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也。賈誼曰：品庶每生。〔集解〕惠棟曰：史記賈誼云：衆庶馮生，鄢誕生。本作每生。漢書正作每。莊子曰：無門無毒，崔譔本毒作每。云貪也。司馬貞云：每者，冒也。冒貪之義。案方言

每字合從手益。懷懷焉，嶠嶠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懷懷言勁烈如秋霜也。嶠嶠言堅貞如白玉也。嶠音古老反。

荀彧字文若。袁宏漢紀。或作郁。潁川潁陰人，朗陵令淑之孫也。朗陵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集解〕錢大昕曰：荀淑傳補朗陵侯相。漢制縣爲侯國，則置侯相一人治

之，其職與令長同，故亦通稱爲令也。東萊父緄爲濟南相。緄音古本反。緄畏憚宦官，乃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典略曰：衡

欲以女娶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取，轉以妻郁。〔集解〕惠棟曰：裴松之云：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或於時年始二歲，則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彧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顯

名知人見彘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令

亢父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亢音剛父音甫〔集解〕先謙曰注見劉隆傳

董卓之亂棄官歸鄉里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

密縣西山也〔集解〕惠棟曰融字元長見韓詔傳

或謂父老

曰潁川四戰之地也

四面通也〔集解〕惠棟曰注見袁術傳

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密雖小固不足扞大難宜亟避之

〔集解〕力反

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彘乃獨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為董卓將李傕所

殺略焉彘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彘曰上賓之禮彘明有意數

數計數也〔集解〕劉攽曰案文田云明有意數不成文史筆不如是蓋有

一聽

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彘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

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

比之張良

曰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鎮東司馬

〔集解〕錢大昕

曰此初平二年之明年也據魏志操為鎮東將軍在建安元年則初平三年安得便稱鎮東司馬乎魏志或傳本云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為鎮東將軍常以司馬從然則領兗州在此年而除鎮東司馬不在此年也范史刪去領兗州句遂誤以鎮東司馬為是年事矣

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彘守甄城

縣名屬濟陰郡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鄆音緝〔集解〕惠棟曰縣屬濟南志作鄆說文鄆衛邑從邑聖聲先謙曰今曹州府濮州東二里

任曰留事

會張邈、陳宮、呂兗州反操。

典略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

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誘

或。譎詐也。〔集解〕惠棟曰：魏志云：魏使劉翊告或。

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

〔集解〕惠棟曰：實魏志作食。

或知邈有變，即勒兵

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或，或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

魏志曰：惇

字元讓，沛國人。

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為十州之鎮，往必危也。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

今來速者，計必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

不合其有去就也。

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

不如往也。貢既見或，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或乃德程昱說，范東阿。

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

屬東郡，今濟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德作使是。

使固其守，卒全三城，呂待操焉。

三城，謂甄范、東阿也。

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

布。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

高祖距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

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呂制天下，進可呂勝敵，退足呂堅守，

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呂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

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集解〕劉放曰：注東郡

守案文少

一太字

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

〔集解〕錢大昕曰案魏志或傳云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蓋上言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

固本以制天下故以兗州比關中河內范史刪去二字未當

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孰

麥約食稽穀呂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

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

〔集解〕惠棟曰數城謂三城

且前討徐

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其爲表裏堅壁清

野呂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取此呂

權一時之執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孰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兗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

自河東還洛陽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呂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

恣睢肆怒貌睢音火季反又火佳反史記

盜跖日殺不辜暴戾恣睢

未可卒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左傳卜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

臆智爲揚州刺史。後爲孫
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

韋康爲涼州。後並負敗焉。
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所殺。

袁紹

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

魏志。張繡在南陽降。既而悔之。而復反。操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

紹與操書甚倨。

陳琳爲紹作檄書曰。操祖父騰。鬻豎放橫。父嵩。

乞句搗糞。操賢闇遺醜。並倨慢之詞也。〔集解〕錢大昕曰。案傳云。紹與操書。注以檄書當之。誤也。操爲張繡所敗。在建安二年。而紹宣檄乃在建安五年。亦不相涉。

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呂謀於

彘。彘量紹雖強。終爲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大

衆。曰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彘曰。袁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

士。爲其謀。

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天姿瓌傑。權略多奇。許攸字子遠。

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

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

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信之。

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彘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

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彘之

籌。事在袁紹傳。操保官度。

官度。卽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其所保處。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官度口是也。

與紹連戰。雖勝。而軍糧方盡。與彘議欲

還許。曰致紹師。致猶至也。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彘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

退者。曰爲先退則執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滎陽成皋間。久相持不決。後羽請鴻溝以西爲漢而退。高祖遂乘羽敗之垓下。追殺之。公曰十分居一之衆。言與紹衆寡相懸也。畫

地而守之。言畫地作限隔也。鄒陽曰畫地而不敢犯。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搯音厄。搯謂捉持之也。情見執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

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遂召奇兵破紹。紹退走。〔集解〕惠棟曰。魏武帝軍策令云。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

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鍊不與今時等也。封彘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年。操召紹新破。未能爲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

表。曰計問彘。彘對曰。紹旣新敗。衆懼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散。糾合也。乘虛召

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曰爲冀部所統旣廣。則天

下易服。操將從之。彘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爲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

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侵。必謂曰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

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

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復九州議。十二年，操

上書表彧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使，遠恢進討之

略。恢，大也。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微其軍實。微，遜也。音古堯反。遂摧撲大寇，濟危自安。紹既破敗，臣糧亦

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彧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左傳：南轅反旆。杜預曰：軍門前大旗。克平四州。

謂冀、青、幽、并也。向使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敵人懷利，自百。各規利人，百其勇也。臣衆怯沮，自喪氣。

沮，止也。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執。捷，勝也。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河。河，即漢水也。孔安國曰：漢上爲河。

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彧建二策，亡爲存，亡禍爲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

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爲最。功臣多不服。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縱，或作蹤。兩通。《集解》先謙曰：官本蕭何發下少一

縱字引劉放曰注蕭何發指示案文少一縱字

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

張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以封之

原其績效足享

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也作等

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

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義曰疇等也使其後常與先人等也

或深辭讓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

左傳介子推晉文公臣

況君奇謨拔出與亡所係可專

有之邪操不專功欲分之於或也

雖慕魯連冲高之迹

史記曰趙欲尊秦為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為也

將為聖人達節之義乎

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

於是增封千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呂正司

或先守尚書令今欲正除也〔集解〕惠棟曰案或別傳太

祖欲表或為三公當得其實

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或所策或曰今華夏呂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呂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

魏志操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年董昭等

昭字公仁濟陰人也

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

禮名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桓鬯謂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夏侯氏

之璜封公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集解〕先謙曰官本封公父作封谷父

密呂訪或或曰曹公本興義兵呂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

之節。君子愛人，曰德。不宜如此。事遂寢。

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

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彧勞軍。

于譙，因表留彧曰：臣聞古之遺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

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為將軍，扞燕，苴曰：臣素卑賤，擢之闕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

未附，百姓不信，權輒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督，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即監督之義也。

所曰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

左傳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臣今當濟江，奉辭

伐罪，宜有大使。肅將天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尚書令、萬歲亭侯、彧，國之重臣，德洽華

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彧，依曰為重。書奏，帝

從之。遂召彧為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

濡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開操來，夾水立塢，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

彧病。

留壽春。

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

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

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

得書，以示彧，彧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豐，豐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彧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議，彧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齋蠶書稿軍，欲饗禮畢，彧請問，太祖知彧欲言，揖而遣之，遂不得留之，卒於壽春。

帝哀惜之，祖曰：為之

廢讌樂

祖曰謂祭祖神之日因爲讌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祀以爲祖神漢以午日祖

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

〔集解〕通鑑胡注時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

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爲魏國王補曰册魏公九錫文詳載袁紀三十卷魏志武帝紀文選三十五引文章志曰魏錫潘勗所作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

詩曰百川沸騰

天下之命倒懸矣

趙岐注孟子曰倒懸猶困苦也

荀君乃越河冀間關曰從曹氏

關

猶展轉也

察其定舉措立言策

措置也

崇明王略曰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曰就違正之謀乎

言或本心不肯漢也

誠仁

爲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

紓緩也音舒

及阻董昭之議曰致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曰

爲中賢曰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曰衛賜之賢一說而

斃兩國

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許之賜又至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勾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強晉果敗吳越襲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存魯

亂齊破吳強晉霸越

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

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晉但其事不兼濟也言或豈願強曹氏令代漢哉事不得已也

方時運之屯邇

易曰屯如邇如邇竹連反〔集解〕先謙曰官本竹上有音字

非雄才無曰濟其溺功高執強則皇器自移矣

謂魏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也

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集解〕王補曰：袁紀：漢自桓靈君失其柄，陵遲不振，亂殄海內，以弱致弊，慮不及民。劉氏之澤未盡。

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漢，拜爵賞者稱帝，名器之重，未嘗一日非漢。魏之平亂，資漢之義，功之克濟，苟生之謀，謀適則助降，助降則移漢，劉氏之失天下，苟生爲之也。若始圖一匡，終與勢乖，情見事屈，容身無所，則苟生之識，爲不智矣。若取濟生民，振其塗炭，百姓

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於魏雖親，於漢已疏，則

苟生之功，爲不義也。殺身猶有餘愧，焉足成名惜哉。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

謂詭辭以對。

揮金僚朋。

揮，散也。

北海天逸，音情頓挫。

逸，縱也。頓挫，猶抑揚也。

越俗易驚。

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

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謀謨之高，欲誰佐也。

或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一。

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校補

鄭太傳。司農衆之曾孫也。集解。惠棟曰。世系云。至熙二子泰、渾。今案鄭渾。魏志有傳。合考世系。則曾孫當作元孫。

未有孟賁之勇。注。舟中人盡播入河。官本注。舟亦作舡。

乃與何顥苟攸其謀殺卓。事洩。顥等被執。

案此載何顥被執事。與黨錮傳異。與袁紀。魏志。亦互異。參之苟淑。王允傳。抑又未嘗不各異。黨錮傳言顥同謀爲苟爽。王允袁紀則謂爲苟攸。鄭太神輯

魏志。更及伍瓊。王允傳載允同謀者。僅黃琬。鄭公業。惟苟淑傳載苟爽同謀者。適如黨錮傳。而黨錮傳則謂顥以它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此傳則謂因謀卓事洩。顥等被執。曰顥等似被執者不止顥。而袁紀謂顥與苟攸同繫獄。顥憂懼自殺。魏志攸傳則云。攸同被收繫獄。顥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繫者固有攸。而顥之卒。與自殺異。蓋無論顥之死爲自殺與否。要爲自死於獄。非卓擊其罪而殺之也。夫以卓之暴。諸將言語蹉跌。便戮於前。伍瓊。周處。李旻。張溫。伍孚。皆死不旋踵。苟知顥謀殺已將必立致之死。何暇下之獄。此易知也。顥乃猶得死於獄。且既死之後。不聞同繫者皆死。公業脫身走矣。而同謀之允。琬。亦尙安然無禍。則顥等之被執。必以它事。雖其事未必不與所謀有涉。而本謀必仍未洩。謂爲事洩者。度不過公業等與謀之人。聞變。驚竄。自疑實然。范書故兩存之耳。當卓得志虐殺。朝士人皆岌岌不自保。謀之者固宜多也。自通鑑不載苟爽之謀。與何顥之死。姜宸英首斷苟爽必不得有是謀。後之讀者異者。遂並疑顥亦無其事。然則范書反可廢耶。

孔融傳。太中大夫陳煒。袁紀。煒作禕。

將不早惠乎。

官本惠作慧同。

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

侯康曰：御覽四百九引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初為臺郎，嘗出游，逢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

以歸舍，與融談宴，結為兄弟。案此當亦融隨父詣京師時事。

年十三喪父。

沈銘彜曰：融父宙卒於桓帝延熹六年正月己未，見宙碑。以融卒年計之，則宙卒時融年十一，非十三也。案據此，則融十歲詣京師，次年即喪父。

時融年十六。

侯康曰：詔捕張儉事在建寧二年，融年十七矣。

遂并收喪，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

案二人未知所坐，是喪融自不知當坐何罪矣。於文不應，蓋本作未知二人所坐，誤倒。

詔書竟坐喪焉。

沈銘彜曰：喪為豫州從事，有碑，今在曲阜孔廟中。又史晨饗孔廟後碑，稱處士孔褒文禮，或其時尚未為豫州從事也。然喪卒於建寧元年，史晨碑立於二年，不知何故。案漢世辟為從事或未赴，或在職未久，仍退為處士，則稱

官稱處士，無不可者。喪之辟豫州從事，不必其果在後也。惟喪果以建寧元年卒，則刊章捕張儉事在二年，喪不及見矣。碑之不足證史如此。

拜中軍候，集解劉攽曰：至

明字有脫誤也。錢大昭曰：魏志崔琰傳注云：累遷北軍中候，此作中軍候，誤。

志在靖難。

柳從辰曰：袁紀：興平元年，融與陶謙謀迎天子還洛陽，會曹操襲曹州而止。曹州疑曹字有譌。

乃奔東山，集解先謙曰：東山，官本作山東。

惠棟曰：山東，通鑑作東山，謹案：觀惠氏補注引通鑑，明所據北宋本亦作山東，而實未可以為信也。獻紀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以討董卓，是

山東乃橫舉之辭。(本傳下文馬日磾奉使山東同)青州卽山東諸州之一更何山東之可奔乎通鑑所據本作東山則知閣本自不誤

銜命直指注前書有繡衣直指官本注
繡作錦

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官本時作而柳從辰曰袁紀云潁川陳紀論復肉刑案晉書刑法志崔寔鄭元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尙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融爲此議

是融因當時百官論多附彧故特引正定議也

善否不別柳從辰曰不別或作區別見御覽六百四十八引本書

慮不念生官本念作全

伊戾禍宋注則欲用牲加書徵之騁而告曰官本注欲作坎騁作馳

信如卞和集解先謙曰官本琴操曰三字在進寶上謹案上字下脫怨歌下無曰字凡六字
智如孫贖注自以能不及贖官本

注不能作不能

一離刀鋸

離同羅或作羅見晉書刑法志

王師敗績不書晉人注王師敗績於賀戎

官本注賀誤晉柳從辰曰賀同賀一音茅左傳即作茅戎

斷盜貢篚注厥篚元纁璣組

官本注璣作機案斷盜貢篚承上過絕詔命言謂阻隔朝郡交通諸郡所貢方物輒被關奪也璣雖可通機而璣組無作機組者前書地理志引禹貢亦作厥篚元纁璣組蓋今古文同

章孰甚焉注彰孰甚焉

官本注無焉字

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祇薨集解錢大昕曰祇乃東海恭王彊之元孫非獻帝子且立四十四年而薨

初非冲幼此傳殆誤也

案獻紀自建安以下可書者僅矣乃建安五年七月書立皇太子馮為南陽王壬午南陽王馮薨十月書東海王祇薨或者據此傳注謂二王皆獻帝子則紀漏書立馮為皇太子立祇為東海王

然皇太子無更封王之例故或又謂太字為衍文及觀建安二十五年書太子早卒孫康立則帝太子之卒明已有孫若在五年帝年甫二十何由便有孫乎且是年正月董承謀洩董貴人為曹操殺不能保其妾帝何暇立太子諸王蓋立皇太子馮為南陽王九字全是駁文當刪馮並非帝子也至東海王祇固非帝子並不得即定為恭王彊之元孫以彊傳亦必誤已於獻紀按補發之矣蓋東海王彊之國傳至孝王臻薨後必已中絕而後有東海王祇祇薨國又絕而後有東海王敦魏受禪降為侯者當即帝子或敦為伏后子已被害國移於羨或羨即敦之更名舊史既不詳衆後漢書遂誤附之彊傳范書沿而未正也若祇羨皆彊後則敦為帝子何得亦有東海之封若祇立歷四十四年有子羨嗣封何尚不得修四時之祭斯必不然矣然則南陽王馮東海王祇何人乎以融

所對聖恩敦睦，及同產昆弟之說證之，實皆帝之諸弟，而靈帝子耳。章懷對於東海王祇之薨，獻紀既未言爲皇子，疑此注本作並靈帝子，淺人妄改爲獻，非章懷本誤也。

前梁懷王注，梁懷王揖。官本注，揖誤相。

呂姐已賜周公注，出列女傳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後操討烏桓注，建安十三年也。官本注三作二是。

昔肅慎不貢楛矢。官本，慎下有氏字。

山陽郗慮集解，王幼學曰，至乃音丑之反。侯康曰，此史炤之誤，胡三省已辯之。郗慮即慮之元孫，豈有祖孫一姓而二音者邪。

昔廉、蘭小國之臣，猶能相下注，相與爲刎頸之交。官本注，交作友。

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注，河曲之役。官本注，河曲二字誤倒。

它者奉遵嚴教。官本，遵作尊。

不輕公叔之升臣也。注：僕音七眷反。官本注七作土是。

坐上客恆滿。官本恆作常。今案作常。疑南宋本避改。

不遵朝儀。官本儀作議。

譬如寄物甌中。注：說文曰：甌，缶也。字書曰：甌似缶而高。集解先謙曰：官本甌作甌。

謹案：即缶之異文。見史記李斯蘭相如傳說文初

無是字。甌即甌。乃緝之重文。說文雖有是字。而注又不合。諸引范書者。悉作甌。則官本之誤。已無論矣。然字書既曰似缶而高。則亦必非即甌字。以甌甌無別也。疑本是甌字。轉寫而譌。

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案說詳典論論文。

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

侯康曰：四庫提要：孔北海集條下云：六言詩之名。見於本傳。今所存三章。詞多凡近。又皆盛稱曹操功德。斷以融之生平。可信其義不出此。即使舊本有之。亦必黃初間購求遺文。贗託融作。以頌

曹操。未可定為真本也。因此三詩。古文苑已載。故云舊本有之。

豈其負園委出。可引每其生哉。

官本其負作有員。案園即楚辭刈方以爲園兮之刈。孔仲達說委巷之禮。謂委細屈曲。所爲不能方正也。負恃也。恃園道以爲委屈也。前書音義訓刈園無稜角。明園亦可通員。則作員

固於義爲
望似誤

荀彧傳曰爲奮武司馬。柳從辰曰袁紀彧爲司馬時董卓兵強山東震恐彧說操曰董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操善之

今君爲十州之鎮。官本十作一是

計必未定。官本必未作未必

彧乃使程昱說范東阿注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

今曹州府范縣東南二十里柳從辰曰注陽當作州舊唐書貞觀八年割濟州范縣屬濮州天寶元年改濮州爲濮陽郡章懷

時不得稱濮陽也

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已見光武紀下

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柳從辰曰袁紀劉備在徐州案謙死劉備領徐州居下邳並見呂布傳

布乘虛寇暴。案布傳陳宮說邈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故兗州諸縣爲布所必爭

其軍國之事皆與彧籌焉。侯康曰魏志注引彧別傳載鍾繇之言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大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耶

章康為涼州。注。康字元將。至時人榮之。

侯康曰。御覽二百六十五引三輔決錄。章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五寸。辟為郡主簿。楊彪稱曰。章主簿年雖少。有老成之風。昂昂千里之駒。又孔融與康父端

書曰。前日元將來。潤才亮茂。雅度宏毅。偉世之器也。則康固早有令名。故或舉之。

與或議欲還許。

官本與上有書字是。

深建宜住之便。

官本住作往。案據下文。言堅營固守。是住非往。

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注。高祖曰。

官本注。曰作云。

操譬之曰。

官本譬作誓。柳從辰曰。袁紀作報。今案譬諭也。觀下文操以魯連子臧為說。則作譬非誤。

或病留壽春。注。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

已見光武紀上及獻紀下。郡字乃縣之譌。

期紓民於倉卒也。

官本民作人。未改回。

權譎時偪。注。謂詭辭以對。

官本注。對下有卓字。

